

北平圖書館

閱

中華郵政局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九年一月十日

第一卷

第二期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出版



本刊啟事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文藝爲宗旨，外來稿件，尤所迎歡，一經採登，酌酬本刊若干期，版權仍歸作者。未登載者，一律退還。

本刊啟事二

本刊創辦伊始，簡陋難免；尙望不吝指教。各中等以上學校，如須索閱，請加蓋校章逕函本刊編輯部索取。如有出版物交換，亦極歡迎。

朝華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十九年一月十日

莊子哲學管窺.....	胡國鈺.....	一九
托爾斯泰論藝術.....	北秋譯.....	一七
喜劇汎論.....	怡 墅.....	一一
兩個小兵.....	劉淑萱譯.....	一一
枯 花.....	澗 漪.....	一一
幽 夢.....	曼 谷.....	一一
病中雜憶.....	用 陳.....	一三
旅 途.....	王學敬.....	一一



阿P的死	文齡	一九
人類的歷史	漢譯	三
他回來了	曾中嬭	七
素箋	惠悌	三
詞	十首	三
	郝淑菊	三
	劉淑清	三
迷藏戲	劉漢靈譯	一九
附錄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總章	一五
編後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書

科學科學與人生……尤佳章等譯 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社會研究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李景漢著 一冊 七角五分

上海特別市政府生活費指數之編製法丁國同力譯 一冊 四角

歷史叢書羅馬史……張乃燕編 一冊 定價一元三角

新智識人類及地球之命運……石井重美著 一冊 定價五角

國學中國政治理想……劉麟生著 一冊 定價三角

文學研究會黃昏(長篇小說)……王統照著 一冊 定價六角

中學國文教學概要……王森然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最高法院解釋法律文件……第一輯……定價三角五分

中華民國刑法……羅廷光著 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各國革命小史……俞劍華譯 一冊 定價三角

最新立體圖案法……定價五角

小白梅集……定價二元八角

張夕庵書畫精品(珂羅版印)……定價一元六角

李梅生畫冊……(珂羅版印)一冊定價一元四角

初級三民主義教授書……計志中編 第七八冊 各二角

初級國語教科書……胡懷琛編 第五冊 五角

新時代 天津商務印書館謹啟 開設大胡同南口 電話總局五二六

英漢對照造謠學校 The School for Scandal 元一冊一 譯龍兆蘇

英文運輸學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Transportation 元三冊一 編倫正邱

國際勞工局著 一冊 七角五分

同力譯 一冊 四角



莊子哲學管窺

胡國鈺

(一) 莊子之懷疑主義 (Skepticism)

莊子哲學在知識論方面為懷疑主義，在宇宙論方面為獨斷主義 (Dogmatism)。其獨斷主義始受老子學說之影響，故世每以老莊並稱。其懷疑主義則為莊子學說特異之點，而為老莊學說所由分。總合此二種主義而應用於實際生活，則為莊子之達觀主義 (Pessimistic hedonism)。莊子大宗師說：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

莊子哲學管窺

一

以其知之所知，以盡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終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備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物，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莊子所謂「知天」，乃宇宙論，所謂「知人」，乃知識論，所謂「真人」的生活，乃達觀說也。今述莊子哲學，先懷疑主義，次獨斷主義，次達觀主義，最後則附以個人之批評。懷疑主義每不爲人所喜。其中有二原因。(一)人類日常生活，環境上雖時有變動，但變動之部分與不變動者相較，究居少數，故一切言論行動，大半皆受本能及習慣之支配。當新環境發生，而舊習慣不能應付時，則疑惑狀態隨之而起，不快之感亦隨之而生。必先解決此疑難，或避免此疑難，而後不快之情始能消滅。懷疑派常保此懷疑狀態，自非懷疑派者觀之，必以爲常在不快之中，故人多不樂採用。

(2)「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故其思想言論上，縱有矛盾

之處亦不自覺，更不樂有他人之指摘。懷疑派不特對於常人矛盾之處洞鑿無遺，即對於人之根本信仰，亦難輕於信從，此其遭人之忌恨，似為勢所必至者。

懷疑雖有此種困難，然懷疑究為人生所不能免之事。富蘭克林(Franklin)有言「在此世間內，人之免於失敗者，非富於信仰者，乃缺乏信仰者」(In the affairs of this world, men are saved, not by faith but by the want of it.) 當嬰兒略解人事之時，懷疑即已萌芽。試看吾人與嬰兒作 *Bonapart* (俗說藏家兒) 遊戲時，吾人隱藏一旁，嬰兒必四處張望以尋之。推求嬰兒之心理，必不信此隱藏之人，已經消滅。能區分隱藏與消滅之差異，即懷疑之兆端。及嬰兒能言語之後，「何故」「如何」「為何」等問題，不絕於口，亦即懷疑之表現。至於成人之思想言論，隨在皆有可懷疑之處。對於下列六項，吾人信仰之程度，依次減少，亦即懷疑之分量，依次增加。

(1) 七加五等於十二。

(2) 光為一種能力而無重量。

(3) 清輕者上浮為天，重濁者下降為地。

莊子哲學管窺

(4)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5) 事無獨而有偶。

(6) 七加五等於九。

總此六項似僅(一)(二)兩項較為可靠。但愛恩斯坦(Einstein)之相對論對於第二項即曾加以反駁，康德(Kant)之純理評判對於第一項亦曾加以懷疑。總之，一切事物之中，人人必皆有懷疑者；一切事物，亦無有未經人懷疑者。而能遊人之絕對信仰者，幾等於無。懷疑派之懷疑，與常人之懷疑，僅程度上有差異，非性質上有差異也。懷疑雖足以致不快，然自懷疑派觀之，思想上矛盾之不快，殆有甚於懷疑者。且懷疑至於極端，自能解脫此不快。懷疑雖足以招人之憎惡，然使深明懷疑之理，人自能無求勝之心而相安於無事。莊子自叙其生活，如天下篇所說：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其得力處全在懷疑。

莊子學說，在懷疑派中，最為徹底。若笛卡爾(Descartes)休謨(Hume)之說

莊子早於二千年前，發揮盡致。而由懷疑論自然產生之唯我論，(Solipsism) 爲柏克雷 (Berkeley) 斐希德 (Fichte) 所努力避免者，莊子則勇往直前，毅然承當。笛卡爾之懷疑說以「我」之是否存在爲中心，敘述莊子學說，請亦以此爲法。齊物論云：

『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此段以宇宙主宰有無之問題，引起人身主宰有無之問題。宇宙間一切運動變化皆自然而然者耶？抑尙有位於其後而指揮之者耶？天運篇對此問題更說得透徹。天運篇說：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主張天運地處有機緘而不得已者爲機械論，(Mechanism) 主張有居無事而推行之

者爲目的論 (Teleology)。莊子對此採取不可知主義 (Agnosticism)。則陽篇說：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偶於其理？』」
太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觀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一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莫爲說爲機械說，或使說爲目的說。莫爲說主張無上帝無靈魂，或爲說主張有上帝有靈魂。夫近在目前之鷄鳴狗吠，生死存亡，尙不能實証其莫爲與或使，則至精至大之

域，更非理知所能喻。若就物之現象（即莊子所謂物）而言，謂之真爲也可，謂之或使也可。若就物之本體（即莊子所謂道）而言，謂之真爲也不可，謂之或使也不可。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齊物論云：

「……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眩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嘗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據常識的意見，「我」之存在爲絕對不容懷疑者。我有身體與精神。耳目口鼻屬於身體方面，喜怒哀樂屬於精神方面。耳目所見所聞者爲外界，故知外界亦爲存在者。而外界之本性，與其呈現於精神中者，大體相同。輕重厚薄，色聲香味，皆爲外界事物所固有。此即哲學上所稱之樸素實在論（Naive realism）。此種見解，雖爲一般人所信從，但稍加推敲，即可發見其中矛盾之點。經笛卡爾之懷疑，外界之存在，立現動搖。經

柏克雷之探討，外界之存在，根本不能成立。但笛卡爾謂外界之存在雖可懷疑，而對於「我」之存在則絕對信任。「我有思故，是故有我，」(Cogito, ergo sum) 爲笛卡爾證明有「我」之最大理由。莊子所謂「非我無所取」即是此意。但笛卡爾之說，經休謨之批評，所謂「我」者，不過一組知覺 (A bundle of different perceptions) 而已。莊子所謂「非彼無我」亦即與此相同。請就莊子之說，先論外界之存在不可必，次論「我」之存在不可必，最後則申論一切是非之不可必。

莊子之知識論，以經驗主義 (Empiricism) 爲出發點。故每以經驗狹小爲言。秋水篇說：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則陽篇也說：

「戴晉人曰，「有所謂螻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螻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句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愛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

人在天地之間，所處之位置極微，而所生之時間又極暫。以此渺小短促之人生，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是惡乎可者？故逍遙遊篇說：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養生主篇也說：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秋水篇也說：

莊子哲學管窺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知識之範圍無窮，人類之經驗有限。在數學上有限數 (finite) 比無窮大 (infinite) 等於零。退一步言之，亦等於無限小 (infinitesimal)。蘇格拉底 (Socrates) 有言，「自知其愚，乃為智者。」懷疑派豈敢自以為智，特自知其愚焉耳。且此狹小經驗範圍內之知識，果可必乎？懷疑派並此而否認之。齊物論篇說：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徧死，齧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荇，螂且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獮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鱓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知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

其辯？「……」

此爲知識上之相對原理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請再以例明之。吾人日常飲水，固不覺其有味也。但在服藥之後飲之，則覺其甘，在食糖之後飲之，則覺其苦。水之味果甘乎，淡乎，抑苦乎？又有紅色於此，其所被明度甚弱，則近於黑。明度漸增，則紅色漸顯，終且底於大紅之色。若明度更增，則大紅之色，復經種種淡紅色，以底於白。夫同此紅色，乃有種種之差異。此種種者孰爲真正之色彩乎？顏色如此，輕重大小厚薄遠近，亦何莫不如此。凡此皆物質之根本屬性，吾人所藉以知外物者，全賴於此，而其無一定標準也既如上述，則吾人尙藉何術以知外物乎？抑更有進者。齊物論篇云：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齊物論篇又云：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

莊子哲學管窺

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恐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常人每以爲醒與夢之差異，甚易區分，以醒爲真實，以夢爲虛幻。然細思之，則此真實虛幻之標準甚難規定。譬問曰，「何爲金？」則應者必曰，「其色黃其質堅，其比重 1934，其物富有展性及延性等。」此皆金之屬性也。而黃固非金也，堅與重亦非金也，展性及延性亦非金也。今試去其屬性，果仍有金乎？實在論者 (Realist) 辯應之曰「有」，而又不能明指其爲何樣之有，常稱之爲「不知何樣之有」(Something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夫既不知其爲何樣之有，則何由而知其爲有乎？觀念論者 (Idealist) 雖應之曰，「無，」然又必假設「真宰」之有，以求異於主觀觀念論 (Subjective idealism) 或認識論 (Epistemology) 上之唯我論 (Solipsism)。懷疑派則始終保持懷疑態度，而覺醒夢之難別。醒時見金，以其有色重等屬性也，夢時見金，亦以其有色重等屬性也。屬性之外，是否尚有實質 (Substance)，醒夢之時，皆不可必。夫屬性之本質既不可知

，而實質之存在，又不敢必。於此，而尚可斷定外物之實在乎？懷疑派不肯定之，亦不否認之，僅曰，「吾惡乎知之？」是其特點也。

笛卡爾論外物存在之不可必，大略同此。然彼對於「我」之存在則絕對信任。莊子則相對的承認。夫外物者，合金石草木鳥獸他人及自己之身體而言也。謂其他之動植礦不存在，猶可也，謂他人不存在可乎？謂自己之身體不存在可乎？笛卡爾則皆應之曰「可」，但主張仍有「我」之存在。蓋一切事物雖可覺其不存在，而「懷疑」則始終存在。吾人對於「懷疑」固可懷疑其存在，然此第二度之「懷疑」仍為懷疑。推而至於三度四度……懷疑，仍為懷疑，故「懷疑」之存在，不容懷疑也。懷疑為我之思想，故笛卡爾謂「我有思想，是故有我」。以我思想之存在，證我之存在。齊物論所稱「非我無所取」即是此意。一切事物之存在雖可懷疑，而精神現象之存在則不容懷疑。「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皆精神現象。「且暮得此，」即所謂生。稟承此精神現象者即「我」。故曰「非我無所取也。」

特是所謂「我」者僅此精神現象之集合者乎，抑尚有「真宰」之存在乎？笛卡爾應之曰

，「有」，而休謨應之曰，「無」，莊子之說又與休謨同。蓋吾人內觀於心，僅見有一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之變化，而絕不見有不變之真宰。亦猶僅見外物之色聲香味而不見其實質者然。實質既不能斷定其有，則「真宰」之不能斷定其有亦同此理。或謂據心理學之說，可謂腦爲精神現象之主宰。殊不知腦爲外物之一，與百骸九竅六藏同，其本身之存在且不敢必，何能爲精神之「真宰」。且就吾人身體而言，腦司思想，胃司消化。然無胃者，若阿米巴等下等動物，固仍能消化也。由此而推之，則無腦者或能思想，亦非必不可能之事。是知腦與思想，顯有差異，萬不能視爲同一也。所可確知者，僅此喜怒哀樂之變化而已，故休謨以「知覺之組」爲「我」，而莊子以「喜怒哀樂」等變化爲我，故曰「非彼無我。」

今就「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二語而細思之，似「真我」之不存在，可以斷定矣，然仍無確實之把握。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此「近」字，此「若」字，仍用以表示懷疑之態度也。

夫「我」之存在，外物之存在，宇宙主宰之存在等問題，不能得確實之結論，已如上

述。然此不過問題中之數問題。究竟一切問題，果仍有是非之可言乎？請進而論一切是非之標準。齊物論篇云：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暗，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凡遇一是非問題，我與若與人既俱不能相知，將以何為標準乎？關於此問題，自來有符合 (Correspondence) 與一貫 (Coherence) 二說。前述知識之相對原理，即否認符合說者。蓋水味之為苦為淡為甘，究竟何者與實在相符合，固無法斷定，亦即符合與否，又當另覓標準也。至於一貫之說，即免去自相矛盾之謂，所謂「自圓其說」，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也。然言之成理者不止一說，果就是而孰非耶？況乎個人所持

之說，未必能始終一貫乎？則陽篇說：

「濂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寓言篇也說：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

蓋是非之分，由於有人我之見。人我之見，隨時變化，故是非不能確定也。齊物論說：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固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莊子所謂彼是即是我，而我我之範圍，因隨時不同者也。請申述之。真我之是否

存在不可知，前既詳之矣。此所謂我，指經驗之我而言。經驗之我實合一切「吾之」而成。吾之身體爲我，吾之思想言論亦爲我。我之衣服器用爲我，吾之親戚朋友亦爲我。使有人傷害吾之身體，則吾自我之請必油然而生。然使人毀損吾之衣服器用，反駁吾之思想言論，吾之視之亦猶毀傷吾之身體也。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當鬩牆之時，兄弟各自爲我。當禦侮之時，吾之兄弟，已成爲我矣。世間一切存在，有時可成爲我，有時可成爲非我。故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大宗師篇說：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將與汝，其夢未始覺者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乃吾之乎（原書無乃吾二字，以意添。）」

吾人所謂吾乃「吾之」，而「吾之」之範圍不定，故曰，「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亦即方生之說。

希臘哲人派 (Sophist) 有言：「人為萬事之標準」(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吾人在理論上或有不信此說者，而在實際生活，無不遵此而行。「同於已謂是之，異於已謂非之。」自我之變化莫測，是非之意見因之不定。故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然則對此將奈何？亦惟有渾同物我，泯滅是非，所謂「聖人不山，而照之於天」者是也。故曰「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莊子既否認一切是非，其觀物也將若何？秋水篇說：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非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階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贈讓而絕，湯武爭而

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然則莊子之自處將若何？寓言篇說：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托爾斯太論藝術

小泉八雲作

北秋譯

去年，在一次關於新的藝術原理的短講演裏，記得我曾說過無論何種最高形式的藝術，都應該有能激動高貴的熱情和真誠的犧牲自己的功效。我把這樣一種藝術的功效和人們喜愛一個英勇豪俠的人時，心中所起的熱情的功效相比較，知道作用于人門那熱情的東西，完全是道德底的。由那道德底的熱情生出犧牲自己的決心來。當時我還未看見托爾斯太關於這，已有很著名的論文。（指托氏的藝術論 *What is Art?*——譯者）那論文對於我的其他講演，也加添了許多真實性；並且現在也再沒有別的論藝術的書，

像他那樣激起了大家怒潮一般的討論了。所以我覺得現在來把他講一講是很緊要的事：凡是大學學生對於世界文學趨勢都有熟習的必要，托爾斯太這本書的出現，是世界文壇上的一件大事。

在未走入正題以前，我希望大家注意：對於托爾斯太的藝術理論，不要「先人為主」的墮入別人所批評他的偏見中。一個文學學生所應習得的最緊要的事情，是不要讓自己的見解或批判建築在別人的意見之上；就是對於我所說的，也希望大家保持着這樣的態度；不要以為這是我所說，就對；你們要由不偏的閱讀與思想中，去發見我的對和錯。對於托爾斯太的批評，反對的理由是那樣有力，立論是那樣周到，以致使我當買他那書的時候，很費了一翻躊躇；但是我立刻懷疑那些批評，以為那能使大半個世界都震撼了的書，一定有牠偉大的力量在。的確不錯，一個人的意見能為很多人所煽病，就足以作為那意見是有價值的標識。在讀了托爾斯太的藝術論之後，才發見我的意見是很不錯；那是一本很偉大的書！然而裏面你們要遇見許多驚人的錯誤，非常的譁斷和須要嚴加批評的處所；這也是歷史上很平常的現象，偉大的思想家，有所長也有所短：像洛

金(John Ruskin 1819—1900)就是一個；洛斯金不懂希臘藝術，——在別的方面也都和托爾斯太差不多；對於不大懂的東西，他常橫加批評；他曾說：「日本的藝術並不亞于希臘。」關於希臘藝術，他還說出這樣一句足以證明他那有限的智力的話來：「Venus de Medici是一個很沒有意思的人。」像這樣的話，托爾斯太比洛斯金的還要多；他不喜歡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但丁 (Dante 265—1321) 以及一切著名許多世紀的人；他否定一切文派，畫派和樂派：倘若把他書中的錯處一一指出，另紙排印，（已經有些批評者這樣作了）則當你們讀了他那許多錯處之後，要立刻覺得托爾斯太是一個很不高明的人。不過你們可以不必去專留意他那些小疵；我們批評偉大的人物，不能專找小疵而要顧及他的全體。藝術論中的錯處雖然很多，但能啓發給我們一個新的藝術途徑。並且，其中的言論是那樣的誠實和不自私，對於他自己幼年作的許多名篇——使他成爲世界上著名的小說家，造成他在世界文壇上崇高的地位的那許多名篇，他都說：「不是藝術的作品。」

講到這裏，要稍加以解說或申明的，就是托爾斯太所非議的一切作品，他的意思並

不以爲那些作品都毫無價值，不過他以爲那不是很好的或最好的作品，不值得再去贊揚牠罷了。明白了這一層，我們可以講到他的對於藝術的意見。

第一，他以爲那很多被稱爲偉大的藝術作品者，除了一部份很有教養的人外，大多數人是不懂的；人們須要受教育而且要有很專精的研究，藉以去欣賞那希臘的刻石和彫像，優雅的音樂和高尙的現代詩篇。你必須學習着去領略那現社會所認爲美的！否則，假使我們給一個農人一幅所謂偉大的繪畫看，反復的向他讀一篇所謂絕妙的好詩，叫他去聽那所謂偉壯的協和的音樂；然後問他對於那些東西怎樣，他若是個誠實的人，將告訴你他寧願去看那掛在鄉村教堂裏的圖畫，去吟味那遊走賣唱者的歌調，去聽那小跳舞會的音樂；那是毫無疑義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

一國人的大多數是不大開化，生活也並不富裕的可以供他們去研究，也無所專精——任何國家的大多數農人工人都是這樣，其中當不包含那上層的貴婦人和紳士。有教養階級的人士是永遠不多，國人的大多數也永遠是無知的勞動者；照這樣情形養成的藝術的感受與創作，要把藝術弄成一種只有受了高等教育，而且生活富裕的人，才能懂得的

東西，對於人類中十分之九是毫無意義的。

難道這大多數人真有什麼缺點麼？難道他們真就是卑劣的人種，不能感受那高貴的情感嗎？一般藝術家所反復表現的所謂高貴的情感是什麼呢？難道不是忠誠，博愛，盡職，恭讓，忍耐，勇敢——一切人性的優點和特長嗎？這些難道農人都沒有嗎？難道農人不能獻身國家，為大多數人犧牲，冒危險而作那英雄底的事業，為別人捨棄自己的幸福，和處在任何情形中都能服從大多數嗎？那一種人善會作父親和母親，那一種人是忠誠的虔敬的宗教信徒呢？不由得我們不承認惟有農人是較一切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大多數要道德底的好得多的人。農人好在他情感的大真，好在他為農人所特有的長處。我們向那裏去找那人類的優良的品質，人類美德的常見的例呢？向大都會中的高貴的人們呢，還是向不懂藝術的山農野老呢？對於這問題有一個回答；是洛斯基很久以前就說過的「窮人完全是好人」，倘你想找人類的最神聖的東西，那只有向窮人們身上去找；那裏有情緒生活的高貴的物象。少數的天才和愚癡，都不關緊要，人類中大多數是好的。

然而，大多數人雖好，但是他們與藝術無關！藝術究竟是什麼呢？藝術是用文字，

聲音和色調去表現人類情感的力；使人們藉藝術的觀感而領略人間的真與美。無奈普通大多數人不能懂得這藝術！我們可以說他們沒有真和美的感覺嗎？我們不是已經承認人類的最好的情感他們都俱有嗎？他們有那所有的高貴的情感，無奈那所謂現代的藝術家是毫不能打動他們的心，其過在誰呢？我要說在藝術而不在他們。

這隨着來了第二個問題，就是一般所認為偉大的藝術家，是不是訴于那人類的高尚的情感的呢！托爾斯太要毅然的答案說絕不是！假使是的，這擁有高尚的情感的大多數人應該要為牠所動；適得其反的，大多數人不為牠所動，不懂得牠，不喜歡牠；同時足以證明牠不是訴于人類的高尚的情感的。牠訴于什麼呢？關於這，托爾斯太的話是極激動而且驚人——雖然不免也有錯：「我們所稱為藝術的，」他說「完全是訴于恣情和貪慾！但是農人們是純潔質樸的。他不注意那裸體的婦女的畫幅，那無論怎樣形狀的赤身的彫像，以及所有描寫那恣情貪慾的小說和詩篇。情慾是人類的弱點，完全健壯的人絕不是情慾主義者。他是像一個動物般的那麼天真，那麼純潔自然，你很難把他變成不天真或不自然。動物大半都是天真純潔的。但是我們看西洋的，希臘的，意大利的，以及法

蘭西的藝術，在過去許多世紀，都失了牠的天真和純潔；只向看觀衆的情慾本能陳訴。對於托爾斯太的這批判，要毫無疑義的有許多例外。不過，我們既然在這樣的意義上去論藝術，可以採用他那惹人注目的激動的話語；我很覺得托爾斯太說的十分對，我想沒有人能和他有所辨駁了。

現在我單講藝術中之文學。農人是不懂所謂好的文學作品，文學作品不能使他去欣賞的。他有他自己的簡樸的文學，那文學充滿了美趣；他們有關於人類美德的動人的詩歌和故事。就是我們最高明的批評家也要承認：無論怎樣的詩人，他都可以從這被輕蔑的農民文學中，得到那最好的而且最真實的情感。你不能說農人不能領略文學的情感——恰好相反，農人還有文學情感給別人，教別人；在英國，自斯可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以來，農人教給幾乎每個詩人以文學情感；在斯可脫以前教的也很多。那斯可脫詩的最有名的吟歌者，倒是一個很窮的農夫。這都要我們必須承認，農人對於最高的文學情感並不是陌生者！但是所謂我們的優美的文學，我們有教養的人們的文學，毫不能使農人起感興；我再說一遍，其過在文學而不在他們。

我們看一看，所謂我們的最高的文學所表現的與教給讀者的那高貴的情感者，究竟是怎樣的性質呢？

關於這，托爾斯太又有驚人的評語：「一切有名的劇本，都是用人性中可怕的犯罪，謀殺，貪慾，姦通，陰謀詭計……作題材；小說，則大多數是爲要保持着能與讀者以性的興奮而寫的淺陋的社會生活；至于詩，則幾百年以來，其中大半都是關於性愛或其他的種類的愚劣的痴情。」——這不過是他很簡單的幾句話，你若是發見了他在這樣的藝術觀之下，所列舉貶斥的那一羣大名鼎鼎的文學者的姓名，要使你吃驚！然而我以爲他的話對。他告訴我們：「你絕不能用描寫貪慾，犯罪和浮華的小說，去取得真誠質樸的大衆，大衆不能在那些東西中找到快感的。」

我現在無須再把托爾斯太對於現代音樂和其他藝術的責難，去一一列述；上面所說已經足見一般。可以看他的小結論：「假使藝術是情感的表現和遞達，則高貴的藝術所表現遞達的應該是高貴的情感。所謂高貴的情感是分存在所有人們的心裏，真的藝術也就應該訴于所有的人們，不能僅僅爲着那一階級。我所以說一切近代藝術不是有價值的偉

大的藝術，甚至是不良的藝術家，其理由即在於牠不是訴於大多數人所瞭解。」

講到這裏，有兩個看起來似乎很有力的反對論：

第一，反對論者可以說普通一般人所以不能瞭解所謂偉大的術藝，是由于他們的愚蠢和無知。他們連用以代表文學的專門文字都弄不明白，如何能去瞭解或欣賞一篇偉大的文學作品呢？他們只能讀那極簡單的東西。領略一篇偉大的詩和小說，須要有那高等教育的對於文字的學力。普通一般人都沒受高等教育，當然不能欣賞。

托爾斯太將毫不躊躇的勇敢的反對論者，他說：「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能懂得的文字，根本就不應該用牠去表現偉大的作品！偉大的作品應該用一般人的文字去表現，那文字是真的大多數人都能懂得的活文字。受了高等教育的人的文字，不過是一種專門的技術，和醫學上的，植物學上的，或其他專門科學上所用的術語一樣。」他繼續的告訴我們，用一般人不能懂得的專門術語似的東西，去寫為大多數人不願接受的作品，是自私，乖戾和無理！不看世界上幾本偉大的書，都不是用專門式術語似的文字寫成，而是用普通一般人的國語：像那偉大的宗教書本和詩篇。耶穌教的聖經和佛教的經

典，當作成的時候，用的一定是活的國語，而不是專門式的文字。擁護現存藝術者，除了「故意把文學造成不為大多數人所懂」外，還有什麼意義或理由呢？至于有人要說，「用普通文字不能像已經習慣了的用文學的文字那樣能把相同的意思表現得一樣好，」也是毫無理由的。假若你現在覺得不能把你心中偉大的思想用普通文字表出，那由于你過去的不良的訓練，壞習慣和謬誤的教養。許多宗教經典上的偉大的深刻的思想，都是用一般人的文字表出的。簡言之，托爾斯太以為人們所受的文學專門訓練，是完全從頭錯到底！這話很值得我們的思索。

我再略述一述藝術不為大眾所瞭解的托爾斯太的意見：

「說藝術作品實在好，但是大眾不能瞭解牠的話，是等于說某種食品實在好，不過人們要小心不能吃牠一樣，那不為大多數人所喜歡的腐臭的牛乳餅，或那叫做英格蘭的高尚的獵肉的——把獵物的肉使生腐爛而成——，倒為一般有反富的食癖的人所嗜好；但同時麵包和鮮果是誰吃了也可口的，在藝術也這樣：反常的藝術不能使大多數人去欣賞，瞭解，有價值的作品應該是被大眾所歡迎的。」

托爾斯太論藝術

此外，托爾斯太對於所謂偉大的藝術爲一般人所生疏，有很有意思的話：

『在一般尙未被現社會虛謬的習尙薰染成反常的人們中，像小孩和工匠，天性使他們對於事物的褒貶有很清明的論斷。本能使他們毫不猶疑的去崇敬那赫然可見的偉力，（像赫爾克利斯——Hercules 希臘亞利山大大帝之子——的，和一般英雄的事業以及勝利者的戰功。）和道德的感人的力量（像 Sakya Muni 爲救人而捨棄了美與權，耶穌爲人類而犧牲在十字架上，以及古聖先賢和殉道者們的懿行善舉等等。）這崇敬的心是當然的，對的，質樸的和善的真誠的人們對於那赫然的偉力不能不崇敬，因爲偉力本身俱有使人崇敬的東西。對於道德底的感人的行爲他們也一樣傾倒——傾倒于那捨己爲人的道德底的力；他們覺得自己內心裏的一種東西，把他們吸向那道德底的力的嘉美的處所去了。這許多質樸的心，也許覺得在這世界上有比這赫然的偉力和道德底的感人的力量，更受崇敬的人；他們覺得那些較之英雄的偉業和道德的懿行，要更受崇敬，羨慕和隆酬的，是因爲那些人會唱，會跳和會作一作詩！哇！農人知道亞利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和拿破命的確是偉大的人物，因爲他們中的每一個在過去都曾有驚人的執掌大多數人生死的

威權。也知道釋迦蘇格拉底和耶穌是偉人，他覺得自己和別人都應該嘗試着去學他們。現在世間竟有因爲寫了一點關於婦女愛情的詩，而稱爲偉大的，真要叫他無論如何也莫明其妙了。」

還有比這更有意思的話：『普通一般人』，他說，「對於神，天使，聖哲，上帝，英雄等的彫像是看慣了的，然而他們要是看見一個彫像是爲着紀念那僅能寫一點充滿了情慾和絕望的詩的波特萊爾 Baudelaire (1821—1867) 一類人，或者聽說爲會彈提琴者也塑一個紀念像，那他們要以爲是怎樣的怪事呢？也許確是怪事！」

第二，托爾斯太的反對論者還可以有一種說法，這說法是托爾斯太所未論及的，頗帶點哲學似的意味；就是近來大家都以爲超等的智慧與天賦的神經系統有連帶的關係。我想有許多人要說那普通一般人所以不能瞭解那高尚的藝術者，是根本因爲他們的神經下等！與一部份有教養的人比較起來，他們像是很愚蠢，因而當然不能感受那所謂高尚的美！你看，至少可以說是在歐洲吧，他們生活在不幸的污濁的情形之中，吸收環境的壞東西，結果他們如何能够去欣賞那精緻的文明的美妙的藝術產品呢？大概有許多

這樣立論吧？然而思想清楚者是再不說這樣的話的。事實是這樣：近代歐洲頂有名的思想家，藝術家和學者，多半出身於農民階級；有許多農人冒了很大的艱難叫他們的兒子去受那中等以上的教育，英國幾個有名的大學的很榮耀的獎品，恆為農民階級出身的學生所取得；其他的証據也還多得很，像斯賓塞早已說過的「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體。」關於神經系統的美化問題，我想托爾斯太要說幾句話的；他以為所謂高等人物所俱有的美的神經系統感受性者，較之在病態中的神經那「神經過敏」的意境好不了多少。這問題暫不談牠，我要嚴重的提出一個問題，就是一個貧窮階級的農人是否真不能感受美？我們將用那一種美作我們這試驗的標準呢？歐洲藝術的美的水準是用人體作那測驗的最高準則的。難道大家認為一般極普通所謂無知的人不能感受這標準美嗎？難道他們對於美的人體的判別力，要較之所謂成熟的藝術家們小一點嗎？我不知你們對於我這要說出的話是什麼意見，但我現在要毫不猶疑的說：「世界上對於美的判別力最好者，是普通一般大多數人。」不過我的意思也不是說他們之中每一個人都比別的人們好，我的意思是說對於男或女的美俱有那銳敏的最好的判別力者，同時也必定是對於馬或牛俱有銳

敏的最好的判別力的人。

而且，在最深最好的意義上我們所稱爲「美善」和「仁愛」的，那就俱有物質底的通俗的力量；對於這些東西，農人是比我們熟識得多。他慣於觀察實生活，而且本能底的觀察得很好，因爲所謂「美」者，是動物或人的軀體各部所構成的某一種完好的比例，那比例使動物或人營得他們的「力」與「動」的最好的效果之謂。所以我們若說某種軀體「不美」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牠不能發生多的力和動，力和動來在牠上面是很經濟的；美的軀體要能利用最少的物質，去發生最大量的力和動。說某人慣於判別動物的長處而不能判別人類的美者，是最無意義的話！其實惟有那樣人才是最好的美的判別者，而且很少判別錯。那歷史上許多有名的王子的稀奇的羅曼的行爲，都足以作這話的證明而有餘：當古巴格達得 (Bagdad) 的豪華的凱利夫 (Caliph) 教王時代，王子想找一個最完美的女子作他的伴侶；對於這樣的女子，他不向他的各地封疆大臣找，不向貴族們家裏找，他跑向亞拉伯的荒野的沙原，去問牧馬的人們。還記得阿木謨雅得 (Omayyad) 王系的教王凱利夫第五阿伯得爾謨利克 (Abdul Malik) 會問一個馬商怎樣去選那美麗的

女子，馬商很快的回答他：「你所選的女子，她的脚必須是這麼一種樣子……」說時並指着人身各部應該成何樣才算美。馬商所指為美的處所，與平常一個馬商所認為好馬的身上各處，完全一樣。謨利克很驚奇的發見了像馬商這樣一種粗人，對於女性美有非他的一般朝臣和藝人可與倫比的著見，其實凡熟悉於實生活者，對於美和力的事就可知道得很好。有一次在美國我得了一個很好的例證，證明熟悉於實生活的人在別的方面也有很好的成功，不僅只能辨別女性美而已。在一個從國內各地齊集而來的許多人們的聚會中，有一個帶很窮樣子的很普通的人，據說他能不憑稱量而知道會中每一個人的體重。要知道當時每個人身上衣服都穿得很多。大家都允許對於他有所酬答，假使他能證明他的本領不錯；因為對於穿着很重的西服的人們去測知他們的正確的體重是很困難的。於是他拿了一個小箱子，放在地上；叫每個人從箱子上邁過去。當舉步踏在箱子上還未全邁過的時候，他喊出每個人的重量；那重量和用別的可靠的方法所測得的差不多是一樣。我就問他為什麼能作那非凡的事情呢？他答我：「當你們舉起腿踏過箱子的時候，我看見你們腿的長度和大腿前部筋肉因動而起的一條線，因而我就知道了你們的體重。」

——這是所謂「自然觀察」的很好的例子。

現在回到本題，作一個結論。我想以上所說有許多地方值得你們去想一想。這篇講演也更加重我常說的那件事的真實性，就是：日本的作家若能愈快的用大衆的語言去寫作，則日本文學前途和現代新知識的傳佈也就愈好。我想托爾斯太的藝術論是一本偉大的高貴的書，內容在原理上從頭到底都很對。錯處當然也有的——例如說這吉卜林（Kipling 1865——）是一個不爲大衆所瞭解的特別微瑣的小作家，那知吉卜林正是能用大衆的語言向大衆說話的有名的英國文學者。他的這小小錯誤，由于對一個外國的不完全的知識，毫不足以影響他藝術的道德的觀點的價值。不過他那藝術的根本改造意見，現在當然沒有實現的可能。我雖然相信托爾斯太的意見是十分對，但是現在不容許我太重視了他的意見，去完全講述給你；在這個學校裏我暫且不能盡我的這職務了。因爲假使我那樣做，我勢必根據着托爾斯太的藝術原理，要指出給你們那幾百種著名的英國文學作品，都是壞透了的書，你們再不應該去讀牠。然而我現在是担任着要對你們指出就是那許多種書的美點的責任的。

(此篇爲作者在東京帝國大學的講演，作者當時擔任該大學英國文學講座。)

(譯自生活與文學)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譯完。



喜劇汎論

怡 墅

亞力士多德說：「悲劇是一種頂高尙的詩」，他並不重視喜劇。詩學中論悲劇的文字佔其大半，論喜劇的地方很少。也許亞氏另寫一書，專論喜劇，已經散佚，亦不可知；但據詩學本身看起來，亞氏的眼光，是不對的，因為喜劇與悲劇在藝術上有同等的價值。普通一般人，以為凡以悲慘的故事結束的為悲劇，以團圓終篇的為喜劇，其實這不能算是喜劇與悲劇的區別或定義。

講到喜劇，總得聯想到笑，在這兒不妨講幾個可笑的故事給大家聽聽。

好幾年前北平某大學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那次到會的人很多，非常熱鬧，因為大總統派代表親致訓詞，並且那位代表是前清時候的一位狀元。所以沒等到搖鈴召集開會的時候，禮堂中間已經是人山人海，因為學生們都想看看狀元的面貌，聽聽狀元的講演，那裏曉得狀元到特別的晚，因為大總統訓詞照例不能太向後移，所以非等待大總統的代表到臨，不能開會，等了好久，狀元的汽車嗚嗚的來了。那位狀元，雖然頭上戴的瓜皮小帽，眉毛上架的是銅邊小眼鏡，腳上穿的是粉底皂靴，蛇其腰而龜其背，然而我們常常存着名士不拘小節，怪物常是有學問的觀念，所以也並沒小看他。等到校長介紹大總統的代表某某先生是前清時代的狀元，學問怎樣淵博，人品怎樣高尚的時候，全堂掌聲如雷。那位狀元先生隨着掌聲一步一步的登上講台，這樣狂熱的歡迎，真是爲我們見所未見。狀元登了講台，足靜立了十分鐘之久，然後發言曰：「今天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貴校開這個，這個，這個畢業典禮會，這個這個，這個兄弟代表這個這個這個大總統，到這個這個這個地方，來同諸位說兩句話，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兄弟覺得

十分榮幸！」這一句話，足說了十分鐘尙未說完，隨後只聽到他說「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到底不知道他說的什麼玩藝，於是學生們大失所望，個個掩口而笑，相視而樂，因為畢業典禮是很鄭重的，大總統的代表是很尊貴的，所以大家都不敢笑出聲來；狀元「這個這個」半點鐘之久，纔不慌不忙的從衣袋裏掏出頌詞一紙，兩手捧起，高聲朗誦起來什麼「維中華民國……年……月……日，……本大總統有厚望焉！」使得大家笑的前張後仰，散會後學生們笑得連飯都吃不下，這是一個笑話。

相傳從前書房裏有一位先生，給學生講百家姓第一句「趙錢孫李」四字。先生說：「趙」是姓趙的「趙」，譬如你姓趙；「錢」是金錢的「錢」，譬如你有錢我有錢；「孫」是孫子的孫，譬如說：「我的孫子。」「李」是姓李的李，譬如我的名字叫「李萬年」。學生念了半天，把先生講的統統記牢。下半年先生叫他把書拿來回講，他串起來講道：「我姓趙，我有錢，我的孫子李萬年。」於是全堂的學生大笑。這又是一個笑話。

我們聽見這兩個故事爲什麼笑，當事人又爲什麼笑的那樣厲害？我們細細的分析起來，第一我們笑那位狀元的，是因爲他說話重複；第二我們笑那個學生的，是因爲他的

愚鈍與失常。除此以外，不調和也能使我們發笑，譬如從前我們的一位西洋文學教授，鼠眼鷹鼻，額高於頂，胸堆鼓背狀鍋，那已竟够同學們笑的了，一天同學開歡迎會，教授偕其夫人雙雙與會，一進會場，同學們不見則已，一見便哈哈大笑，把眼淚幾乎都笑出來，原來教授的身材，僅到他夫人的胸部那樣高，他夫人足高他一尺，況且教授瘦骨稜稜，夫人肥肉臃腫！當我們笑的時候，他們夫婦倆也大笑了起來，因為他們是初次到中國，不知中國禮節，還以為我們的笑，是歡迎的表示呢！你說可笑不可笑？

有甲乙二人同在大學社會學系讀書，有一天他倆商議好同做社會調查的工作。甲愛虛名，不肯出力，從未着手去做；乙腳踏實地的去做事，什麼調查表啦，統計表啦，工人生活寫真啦，農民工作攝影啦，應有盡有，結果做成一本書，為忠實負責起見，用他自己的名字出版；出版後很受社會的歡迎。不料甲以為那是他倆的工作，現在乙獨享盛名，很不以為然，並且時常說甲對不起他，這話一傳再傳，以後竟傳到乙的耳朵裏去，乙雖然問心無愧，但是總覺得對於朋友方面，不免有些歉意，這是乙特別忠厚的地方。第二次乙又翻譯了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拿着那本書跑到甲處說：「上次實在對不起

，因為匆匆付印，未把你的名字加入，這次我用了半年工夫，翻譯成這本書，其價值要比前一本高得多，我想出版的時候，也把你的名字加入，藉補前過！」甲聞之不禁喜形於色，當時就答應了。這本書出版了，果然他倆都享大名，甲乃得意洋洋，樂不可言。不料這本書後來被公安局查禁，乙因之被捕，甲也隨之入獄。某甲的舉動，不也很好笑麼？

以上所舉的故事，都可以引人發笑；不過各個引人笑的意義不同，笑的結果也不同。在喜劇裏邊，不但僅僅使人發笑，便算完事，並且使人發生有意義的笑。所以西洋有句話說：Comedy is not only making laughter but making you thoughtful laughter。前面四個故事中前三個不過使我們笑笑而已，第四個乃是 Comic，能使我們發生有意義的笑，有思想的笑。夫笑之種類多矣。有大笑，有微笑，有好笑，有苦笑，有狂笑，有痴笑，有捧腹笑，有出涕笑。笑之中有的使我們笑笑就完了的，有的使我們笑過之後，不由自主的走入沉思默想。就人之常情說起來，要叫人哭，那是很容易的，要叫人笑，那是很難的，要叫人笑裏藏刀，那是更難，要叫人笑又叫人笑而不忍笑！所謂笑不

得笑不得那種光景，那是難加上難了！那也是喜劇的最難的一步！

喜劇能從笑之中引起人們更幽遠的沉思，更有意味的默想，因此某一個社會的喜劇愈多那個社會的文化愈來的有根柢。所以美妙的喜劇愈多的國家，也可以證明那個國家的文化愈高。因為喜劇是產生在文化較高的社會裏的。就過去的戲劇史看起來，世界以喜劇著名的國家，第一是法國，第二是英國；現在喜劇隨着文化演進，今後却不知那個國家，為喜劇的舞台呢！

喜劇與悲劇同是起源於祭酒神 Dionysus，每逢春日郊祀，祭酒神，祭酒神必須有祭酒神的詩。希臘的喜劇，起先完全是諷刺朝政，其次是描寫下等社會生活，與呆子痴子的生活。中國的戲劇，也是起於祭神，今日流行的廟會，還是牠的遺跡。中國唐宋時代的滑稽戲，也是臨機應變，諷刺朝政。東西喜劇的起源，不謀而合，這是一件很奇異的事情。例如洪邁夷堅志丁集（卷四）云：「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縣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為先釋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齋然曰：『仁政必經自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為聖世所施用

，三千之徒皆不如。顏子默默無語，或於傍笑曰：「使汝不是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方主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劇之畢，即以謗襲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又張端義貴耳集（卷一）云：「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鄉何處？』曰『澤州人』；次問第三秀才，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何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甘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曰：『出黃檗。』如何湖州出黃檗？』最是黃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又金史后妃傳云：「章宗元妃李氏，勢位熏赫，與皇后伴。優人玳瑁頭者，戲於上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凰見乎？』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響上飛則風雨順時；向下飛則五穀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飛（音同李妃）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還有一個故事，是記載唐朝某宰相的太太，非常嫉妬，當宰府中做堂會的時候，伶人即臨時表演此種類似的故事以諷刺之，某宰相的太太，無如之何！像這一類的故事，在宋

元戲劇史中很多，固然喜戲不是勸人爲善與夫改良朝政的工具，但是喜笑之中，而寓一點毒意，正如甜汁之中，而感一點苦味，因探玫瑰花贈心愛的人，手被刺了幾處小的傷痕，都是同樣的耐人尋味！喜劇在希臘是一種 Village Song，是從輕快與滑稽譏嘲的歌曲發生的。亞力士多德說：As for comedy, it is (as has been observed) an imitation of men worse than the average; worse, however, not as regards any and every sort of fault, but only as regards one particular kind, the ridiculous, which is a species of the ugly. The ridiculous may be defined as a mistake or deformity not productive of pain or harm to others; the mask, for instance, that excites laughter, is something ugly and distorted without causing pain. (此根據 Ingram Dwyer 的英譯。) 據傅東華的重譯詩學 (傅君是根據 S. H. Butler 的英譯本重譯的，現時手下無此英譯本，無從參對。) 說：「喜劇爲下品性格之模仿，前既言之，第所謂下品，非即云惡，蓋滑稽特醜之一種。滑稽之成分爲缺憾，或爲醜惡，而不含苦痛或毀傷之情。其顯例即滑稽面具，雖醜惡扭戾，惟不必含苦痛

o J. Cirero 說：Comedy is a copy of life, a minor of person, a reflection of life. 假使以上的幾種說法是對的，那麼歸結起來說，喜劇是人的描寫，神怪在喜劇中是不常有的，萬一有呢，那就是遊戲劇 Farce 了。喜劇中是沒有主人翁的，因為他是社會的產兒，複雜繁瑣，不像悲劇似的，有一定的主人翁。喜劇是以團體做代表的，悲劇是以個人做代表的，這也是喜劇與悲劇不同的一點。喜劇是一個抽象社會所有的，是社會的縮影，因為他是以團體為中心，所以我們寫喜劇，對於劇中的人物，要注意以下幾種事情：(1) 須要超空間時間；(2) 正合大社會的精神；(3) 詞句是要用散文寫的，因為他所描寫的，是下流社會的縮影，是不順的思想。

在喜劇中時常發現(1)機急 Wit, (2)諷刺 Satire, (3)「幽默」Humor, (4)滑稽 Ridiculous, 這四種東西，不一定同時發現於一個喜劇中。機智即是聰敏，是作者明目張胆的存心要在某種情況之下耍點手段，說點漂亮話，使聰明的觀眾，都稱贊不已。此種東西很辣，常帶點教訓的意味，諷刺之中含有幾分報復的毒意，凡是與其見解不同者，都可以入作者諷刺之列，所以也可以說是很存心的，很主觀的。惟在一劇之中。

欲諷刺某人時，切不可先即諷刺他，要用先揚後抑法：如先說他的長處，使得一般人都注意他時，然後再生諷刺，這才有勁。諷刺不一定能引人發笑，機智亦然，有時連微笑都引不起；「幽默」爲此種中之最重者，滑稽爲此種中的最下者；然則「幽默」中有何物？我說他很富有同情的，很溫柔的，很淒切的，很鬱悶的，很細緻的，很文雅的。「幽默」與諷刺同，他罵人是以人生爲單位的，連自己也罵在裏頭，惟其如此，所以才能引起觀衆的同情，才不會有毛病；牠不能引起人們的聲色，只能引起人們心中生出無限的感悟！牠是產生在最文明的國度之中，遊戲劇與喜劇的分別，多半也就在此。好的喜劇之中，「幽默」非常的多，當其觀劇時，似乎沒有什麼可笑(Comic)之處，等到看過以後，細嚼一下，那才生出無限的回味。

我們中國爲什麼需要喜劇呢？我們知道悲劇是以毒攻毒的，非將心中所有的毒，完全宣洩出來，不能快活，譬如最好的悲劇，能使觀衆一面流淚，一面還要看下去，儼然以難受爲快樂，也就是這個道理。喜劇的功用很大，最顯著的牠能激動我們的情感趨向合作的精神。中國目下正需要這種精神，而最能提倡這種精神的劇場。據說人愈則笑愈

盛，喜劇是產生在文化較高的社會中，而且牠的描寫是普通一般人；中國人知有家不知有國，知有個人不知有社會，欲打破此種成見，非多提倡合作的精神不可，笑是很富於合作性的，而且有意義的笑，有思想的笑，一方面使我們的精神愉快，一方面使我們的心靈感悟；好的喜劇，不僅使觀衆當場發笑，並且使他們在回想中常發生有意義的笑。你看，在我們麻木不仁的中國，想找點合作的精神，大概只有笑之一項罷了，那麼，喜劇在中國究竟應當提倡不應當提倡？



兩個小兵

莫泊桑原作

劉淑萱重譯

每個禮拜日，他們剛剛得了自由，兩個小兵就出去散步。他們離開軍營向右轉，大跨步的走過克屋爾必屋，彷彿是隨着軍隊進行；以後，沿路的房屋逐漸稀少了，他們就順着一條通到布蝶的塵土迷漫的路走下去。

他們小而且瘦，沒在他們不合適的帽子裏，那帽子是太大太長了，袖子遮着手；他們寬大的紅褲在腳踝周圍堆滿了褶皺。在高的，硬的軍帽下正可以看見一付瘦的，陷頰的布日特的臉，有着一對睜而無光的眼。在路上他們總不說話，一直向前走，兩人懷着同一的意念代替了他們的談話。

因爲在一片小樹林的進口，他們已找好了一塊地方，那地方使他們憶起他們的家鄉，所以他們覺得沒有別的地方比這裏再好了。

他們走過克蘭必斯和柴特路，他們到了一棵樹底下的時候，一定脫下那沈重的帽子，擦一擦前額。

他們常在布驟的橋上站些時候，並且望着塞納河。他們站些時候，伏在欄干上，望着白的船帆，那或者使他們憶起了他們的家鄉，或者使他們想到了那些漁船正往大海裏去了。

他們剛過了塞納河，必到糖果店，麵包舖和酒館裏買些食物。一段臘腸，四分錢的麵包，一夸特酒。買好了點心，包在手巾裏，就帶了走。但剛一出村，他們的脚步立時便放緩了，開始談起話來。

他們前面是一片有幾叢矮樹的平原，連到樹林，一片小樹林，隱約的使他們想起了在開爾馬文的一片森林。

一條小路介於大麥田和小麥田之間，之恩·克德日每次對着路克·李·干得克這樣

說：

『這正像家鄉，正像波陸克文。』

『是，正像家鄉。』

他們繼續走，肩靠肩地，他們心裏充滿了朦朧底思想的家鄉。他們看見！田原，看見了籬笆，看見了樹林和灘岸。

每次他們都停在地邊上的一塊大石頭的旁邊，因為牠使他們懷念起在陸克愛文的一塊墓碑。

他們剛到了第一叢小樹林，路克·李·干得克便折下一枝小樹枝，慢慢削着。繼續走，思念着家裏的人。

之恩·干得日捉着食物。

路克必時時的提起一個名字，或說出一些童年的事，這可以給與他豐裕的思想，家鄉是這樣可愛，然而不是這樣遙遠，家鄉的意念一點一點的佔據了他們的心，經過空間送他們回到有他們所熟習的景物和熟習的喧囂形象的地方，回到他們所習慣的有着綠田的

香馥和海上空氣的境地裏。他們不復理會城市裏的味道了。在幻像裏他們看見他們的朋友們去到，或是永遠地去到，頗危險的打魚的地方去。

他們緩緩的走着，路克·李·干得克和之恩·克得日，滿意而且悲哀，被一種溫馨的苦悶煩擾着，一個被捉的野獸懷念起牠自由的日子所感到的平緩而深長的苦悶。

路克既削完樹枝的時候，他們來到一塊小地角上，他們每星期日在那裏吃飯。他們找出已在籬笆後面藏好了的兩塊石頭，用乾樹枝生點兒火，用刀子挑着臘腸烤起來。

當着最後的一小塊麵包已經吃掉，最後一滴酒已經喝完的時候，他們伸直了腿並排躺在草地上，一句話不說，半合的眼望着遠方，手合起來彷彿在祈禱。他們的穿着紅褲的腿混合在野花的鮮明的色彩裏。

* * * * *

到了正午他們不時的閃視，閃視着布茲斯村，因為一個擠牛奶的姑娘不久就要來了。每個禮拜日她從他們面前走過去擠她的牛，這牛在附近是惟一的一頭牛，是放出去吃草的。

不久他們便望見了那個姑娘，經過田地走了來，他們像是很高興的看著從她的發光的奶桶上反射回來的照眼的陽光。他們曾未和她說過話。他們就是願意看她，不知道爲什麼。

她是一個高的健壯的女子，被野風吹得滿臉生著斑點而且呈了黃褐色。——一個有巴黎近郊的女子風度的女子。

有一次，注意到他們總坐在同一的地方，她對他們說：

『你們曾到這兒來嗎？』

路克·李·干得克，比他朋友勇敢些的，訥訥的說：

『是，我們到這兒來休息。』

他們的談話如此而已。但下個禮拜日，看見他們，她帶着一種婦女的和藹的笑笑了。她明白了他們的羞怯，於是她問

『你們在這裏作什麼？是看守着草長嗎？』

路克興奮起來，笑了：『許吧！』

她繼續說：『牠長的不快能，快嗎？』

他答，仍舊笑着，『不盡然。』

她繼續走去。當她携着滿桶牛奶回來的時候，她站在他們面前說：

『要點麼？牠可以使你們想到家的。』

她已經，或是自然而然的，猜得正對。

兩個人都受了感動。隨後，並不爲難的，她傾在瓶子裏一些牛奶，那瓶子是他們曾裝過酒的。

路克開始喝起來，小心的觀查着怕是比他所應得的喝多了。隨後將瓶子遞給之恩。

她站在他們面前，手插着腰，脚下放着奶桶，享受着牠給了他們東西的愉快。

于是她走開去，說：『好，下禮拜再見罷！』

很長的時間他們望着她在遠方小下去，被遠景遮蔽了，終於消失了。

下個禮拜日他們離開軍營，之恩向路克說：

『讓我們想想是不是要買些東西給她呢？』

兩個小兵

單是爲選擇什麼東西帶給牛奶的姑娘這問題迷惑了他們。路克願意送她小臘腸，但是之恩，他有喜歡甜東西的嗜好，以爲糖是最好的禮物。他勝了，於是他們去到一個雜貨店買了值兩個送斯的紅的和白的糖。

這次他們比往常吃得更快了許多，爲一種預想興奮起來。

之恩先看見她的。「她在那裏呢，」他說；路克接着說：「對了，她在那裏呢。」她看見他們的時候笑着喊：

「哦，你們今天好呀？」

「很好！你也很好麼？」

於是她就談起些可以使他們愉快的簡單的事。談論天氣，談論收穫以及她的主人。他們不敢冒然獻出他們的糖來，那糖已經漸漸在之恩的衣袋裏溶化了。最後路克，長了些勇氣，喃喃的說：

「我們已爲你帶些東西來了。」

她問：「讓我看一看。」

於是之恩，臉紅了，直紅到耳朵尖上，掏他的衣袋，拉出那小紙袋來，遞給她。她吃起那小的甜美的糖。兩個小兵坐在她面前，興奮而且欣然。後來她又走過去取牛奶，回來又送他們些奶子。

一禮拜他們總思念她，常常談到她。下禮拜日她在他們身旁坐了許久。

三個人並排坐着，眼望着遠方，手撫着膝蓋，他們交互地述說本村瑣碎的偶然的小事的詳細情形，其時那牛正等着取奶，向那女子伸着蠢大的頭哐哐的叫。

不久這女子便同意了和他們一齊吃，並且喝一點酒。她常在衣袋裏給他們帶些梅子來，因為梅子現在正熟了。她的風度使兩個小兵活潑起來，喋喋的走開像兩個鳥似的。

* * * * *

一個禮拜二，路克·李·干得克有點異乎平常的事。他請假出去，直到夜十點沒有回來。

之恩煩燥着並且苦索着他朋友的請假。

又一個禮拜五，路克從他一個朋友手裏借得十個送斯，並且又請了幾點鐘的假。

兩個小兵

在禮拜日當他同之恩一齊出發的時候，他似乎有點古怪了，不安了，改變了。克得日不明白；他茫然的猜測有點什麼事，然而他猜不中究竟是什麼。

他們一直走到每次來的地方，慢慢的吃着午飯。兩個人都不餓。

不久那女子出現了。他們像往常似的看着她走近來。當她走近了，路克站起身來迎上她去。她放下奶桶，吻他。熱烈的吻他，摟着他的頸，並沒注意之恩，簡直沒理會到他在這裏。

窘促的之恩迷惑了，這樣迷惑以至於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的意志顛倒了，他的心碎了，而不知其所以然。

女子靠着路克坐下，他們促膝談起來。

之恩不看他們。他現在明白他朋友兩次外出的原因了。他感到明白的欺騙不忠實給與他的劇痛。

路克同那女子一齊去看牛。

之恩目送着他們。望着他們並着肩消失下去，他朋友的紅色褲在白的路的盡頭餘留

一點鮮紅的痕。

是路克從木樁上解開的牛。那女子屈身捧着牛奶，同時他不在意的撫摩着他光滑的頸。隨後他們從草地上提起奶桶，消失在樹林子裏。

之恩什麼也看不見了除了他們從那裏走過去的綠葉的屏壁。他失去勇氣，沒有力量站起來了。他在那裏停止着，一動也不動，昏亂而且悲哀——簡單的，熱情的悲哀。他裏哭，要走開，藏在什麼地方，永不再見一個人。

他又看見他們走回來。他們緩緩的走着，手牽着手，如鄉間戀人一樣，路克從着奶桶。

再三的吻了他之後，她便走了，不在意的向之恩點一點頭。那一天她沒送他一點牛奶。

兩個小兵肩靠肩坐着，像往常似的一動不動，安靜而且呆板，他們的平靜的臉上不顯露出他們心裏的擾亂。太陽照着他們。他們時時聽到牛的哀吼。在照例的時刻他們站起來回去了。

路克削着一條樹枝。之恩拿著空瓶子。他將牠留在布茲斯的酒店裏。於是如每個禮拜日一樣的站在橋上，看着水流。

之恩伏在欄干上，愈向前愈向前，彷彿是泉流裏有點什麼催眠了他。路克對他說：「什麼事情？你是要喝水嗎？」

末一個字他還沒說出來，之恩的頭已把他的身體帶了下去。藍衣紅褲的小兵射出的彈子似的掉下去沒在水裏。

路克，嚇暈了，無效的喊救人。在遠處他看見點東西移動着，以後他朋友的頭只會得再消失下去從水裏冒出來一次。

再遠些他又看見一隻手，僅一隻手，才一現又不見了。這樣就算完了。當天船夫們跳到他掉下去的地方也沒找到什麼。

路克回到軍營，昏亂的，聲淚俱下的，告訴這件意外的事：「他伏——他——他是伏着——太向前了——他的頭把他帶下去——並且他落下去——他落下去——」

情緒噎住了他，他不能再說什麼。如果他要是知道呵！



枯 花

澗
漪

淡紅的薔薇

(一)

無聊地，無聊地，我走進後園；

後園裏開遍了燦爛的花朵。

我走着，數着，數着過我去的十年；

晚春的風和日暖，蝶舞鶯歌。

枯
花

—

(一)

我走着，想着，想着過去的十年，
漸漸地走近各色的薔薇花叢；
暫時放下吧，時間的重擔，——
春光不住，來去匆匆！

(二)

我默默地佇立在薔薇花前，
暫時忘却了過去的十年；
蜂兒飛來在我面前營營鼓翅，
舉手揮去誤觸了帶刺的柔枝；

(四)

斷枝上淡紅的花兒低垂，
我的手啊滴滴地流血；
過去的十年陡然飛回，
我對着低垂的花兒哽咽。

(五)

後園裏盛開着燦爛的花朵，
晚春的風和日暖，蝶舞鶯歌；
斷枝上的花兒向我低垂，

枯
花

三

我的手啊滴滴的流血。

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牧童

天空裏瀰漫着黃塵，
斜陽蒼白得好像月輪，
我獨自踟躕於曠野，
地上是寂靜，陰沉，
遠方的雞鳴，犬吠，
有如夜半的呻吟：
好像世界的末日啊
不久將要來臨！

我急急地走上荒坡，

眼前是一片綠野，

潔白的綿羊在喫草，

牧童撫着羊兒嗚咽。

「敢問，牧童，你何事哭泣？

莫非受了主人的申斥？

這樣的天氣你在這裏作甚？

還不把羊兒快快地趕回家去？」

牧童拭淚，抬頭；

「您不知道啊，先生，

枯
花

五

羊兒今天看着日輪西下，

「明天啊可就不能再見牠東昇！……」

潔白的豚羊還在喫草，

牧童哭不成聲，

蒼白的斜陽漸漸地

變得像個紅橙，

天上的黃塵啊

漸漸地變了紅塵，

地上的一切

仍然是寂靜，陰沉，

遠方的雞鳴犬吠

有如夢裏的呻吟：

好像世界的末日啊
立刻就要來臨！

「我既失父母，又無兄弟，
惟有羊兒能慰我的孤寂：

我們常常戴着晨星

來到這裏同看日出；

餓了時他吃鮮草

我吃帶來的食物；

牠對我跳舞，

我向牠唱歌，

踏着野花，野草，

如果是日暖風和；

枯
花

七

草原上我們飛奔馳逐，

倦了時我就羊兒作枕，草當褥；

天天看了燦爛的晚霞，

有時等着月出，方才回家。

「我並不是怕羊死了

主人把我辭去，

明天就會有新羊

陪着我遊戲；

只是新羊的生命啊

也不會久長，

遲早會有一天

同樣地慘亡：

我靠着羊兒過活，
羊兒安慰我的寂寞，
我一個個地把牠們養大，喂肥，
又一個個地把牠們送向死之國；——
先生啊，你看那西下的日輪，
變成了什麼顏色！」

「牧童，你請勿心傷，
既生爲羊就難免這樣的收場！
我過着和你一樣的生活，
而且和你是一般地寂寞。
只求啊，牧童，在羊兒未死之前，
多給牠一點幸福，快樂；

枯
花

九

至於那悲慘的命運啊，

就是你，我，也何嘗能逃脫？」

羊兒凝望着天邊的紅橙，

牧童對着我默默地佇立；

天空裏是血一樣地殷紅，

地面上是死一般地靜寂，

遠方的雞犬驚恐地哀叫：

好像宇宙的末日啊已竟來到！

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我願

(一)

我願作水上的浮萍，

葉葉根根相團聚，

雖然是逐浪隨風，漂泊無定；

我願作天邊的冷月，

灑出清光，普照大地，

雖說是利時團圓還成缺；

我願作空際的孤鷹，

睥睨塵寰，捕殺狐兔，

即便是廣漠的宇宙裏終古獨自飛行。

枯
花

(二)

我好像嬰孩棄置曠野，

豺狼應着我的哭聲嗥叫，

雪地，冰天，北風凜烈；

我又像深獄裏的孤囚，

和暖的春光透不進一線，

陰濕，黑暗，喘息都不得自由；

好像唾壓壓住了我的心窩，

呼號不能成聲，

掙扎又掙扎不脫。

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幽夢

幽夢廬詩稿

曼谷

天涯處處可爲家，無計尋春到若耶；
獨立小橋愁點點，看他流水逐飛花。

飄泊江南倦雨秋，無心獨上寺西樓；
蒼茫雲水歸無計，雨笠烟簑一釣舟。

夜來風葉已鳴廊，紅樹秋山引夢長；
記得輕舟明月夜，悄無人處話衷腸。

幽夢

朝華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二

滿地金英殘菊黃，淒迷風雨近重陽；
美人一自排雲去，悔認他鄉作故鄉。

驚回冷夢泪潸然。滿地飛紅欲化烟；
枝上翩翩蝴蝶瘦，昨宵猶抱晚花眠。

紛紛霰雪夜沉沉，歌泣無端少歲心；
酒滿清尊須痛飲，遙聽鶴唳伴琴音。

飄泊孤踪任性遊，狂癡底事說沈憂？
觀花不必觀嬌色，飲酒合當飲巨甌。

新詩賦罷月如銀，啼笑無端字字真；
舉目神州誰識我，高歌縱酒作狂人！

病中雜憶

用 陳

余今春臥病津門，偶憶去歲家居時事，率成小詩十餘首，茲擇錄其二：

青梨摘盡葉耐霜，紫赤全烘落照光；更好幾株斜傍水，四圍疏柳已飄黃。

吾鄉風景，秋日爲佳：繞村多梨樹，千百成林，霜降後，葉色紅紫相間，斜陽返照，千林一色，愈覺燦爛，遠勝江南丹楓。

步上廣場參月色，坐臨止水看天光；心魂已共沈寥化，衣袂都薰艸木香。

余宅西有高地，南北約六十丈，東西約三十丈，土多瓦礫，村人掘其地，常得罈缶香爐之屬，意古時其處，必爲村落或寺觀，今已闢爲農場矣。又宅後有方池，大約十餘畝，去歲家居，日閒無事，則到池上席閒坐。晚間得月，

病中雜憶

則往農場散步以爲常。

菊 詠 醉 酒

直皖戰後，余避地居灤陽，時友人多藝菊，搜集佳種甚夥，曾爲小詩分類詠之。今多不復記憶。其醉酒一章，錄出如左：

豈爲冰容不入時，故教杯酒量芳姿；秋痕滿院珠簾捲，殘照西風好自持。

灤陽秋感

征鴻辭塞燕南歸，萬木凋殘草不肥。去國蘭成頭漸白，登樓王粲意多違，關河冷落
茄聲咽，井里蕭條生事微。氛祲彌天歸路阻，萬方一概欲何依。

東 湖

十里平湖山四圍，青蘋欲動欲餘霏；漁莊一帶炊烟起，幾處菱歌唱晚歸。

居庸道中

不管興亡事，遊踪忽此方：晴嵐曠日海，雜草著花香；駐嶺閒雲懶，滯谿少女忙。臨風久延望，幽興比長山。

出關

入谷方亭午，出關日已斜。紫深邊障石，紅豔塞垣花；髡柳凝新黛，急流染絳沙；蕃兒馳逐地，風物也清華。

養雲亭晚眺

在岱岳絕頂

日下神州暗，齊烟杳杳青，黃河空際現，滉漾走東溟，雲斂排羣岫，風恬降百靈，琳宮清磬發，催上一天星。



旅途

王學敬

晴朗的蒼空，蒙茸的峯巒，我深深沈醉在牠的懷抱中。望着漸離漸遠的故鄉車站，羸弱的心靈中閃出希望的火焰；那將來，光明燦爛的展在目前；坦平，廣遠，洋溢着生的狂歡；這一切使我迷眩，使我愛戀，我願投身在牠裏面，使快樂繼續到永遠！

鮮艷的晚虹落在林間，閃成綠色的彩圈；游倦的昏鴉，歌乏的紫燕；消閒，自在，打着哈欠，任意的翱翔，游玩，渺茫的屋影，依稀升起炊煙；在碧濤的盡頭，聚着農夫的野宴；喧鬧，紛繁，酬和着潺潺的流泉。尖瑞的笛聲，醒了旅客

的倦眼；我們離開田野，走向人間。

輝煌的燈火，稠密的市塵，高雅的風度，華貴的衣冠：我抱着熱烈的希望，小心行遍。然而我得到的是卑懦，是欺騙，是詭詐，是刁頑。熄滅了我的希望，震顛了我的心絃。我走錯了旅路，我決意回轉。

金黃的日影，幽靜的林園，英雄的氣概，豪放的高言：我抱着熱烈的希望，小心行遍；然而我得到的是殘酷，是冷淡，是譏笑，是冷眼；熄滅了我的希望，震顛我的心絃；我走錯了旅路，我決意回轉。

晶滢的月色，雅潔的石欄，瀟灑的神韻，超拔的風範：我抱着熱烈的希望，小心行遍；然而我得到的是寂寞，是愁煩，是惆悵，是淒怨；熄滅了我的希望，震顛了我的心絃。我走錯了路，我決意回轉。

我踏遍了宇宙，尋盡了人寰；找不着光明的旅路，我只得回轉。

在我故舊的家園：孱弱的心田，依然洋溢着生的狂歡；使我迷眩，使我愛戀。我深深的沈埋在裏面，拒絕了惹厭的人間。



阿P的死

文 蔚

(一)

M地的九月天氣，已經到了快要結冰的時候了，正午的陽光已經十分微弱；黃昏時候，再刮着挾帶沙礫的刺骨的寒風。太平年月，每到夕陽西沈的時候，家家也要緊閉雙扉，深深地躲在家裏，何況在這戰氛瀰漫的現在！

昏暗的長街上是死一般的靜，只有那寒風不住微鳴，希希地幾個忽明忽暗的星和那

半殘的月兒被那狂風吹得無處藏躲，蹲在黑漆漆的牆角的狗不時的發出呼呼的睡聲。

在農夫阿P的家裏，空氣照例的十分平靜。一間四丈長的臥室裏，整捆的木材燃燒在那兩丈長的炕灶內，烘烘地放着蛇一般的火焰。才吃過飯的阿P照例的蹲坐在灶前，用那二尺長的煙桿悠然地吃着煙葉。十二歲的女兒阿紅和八歲的兒子阿虎也都坐在他的面前，一壁弄着木材，一壁看着灶中的火焰。阿P的妻正在把那晚餐剩下的饅饅收到櫃裏去。

「今天隔壁趙大伯說，又運來許多大砲，可真有這事嗎？」阿P的妻正掃着地，忽然想起了戰事，不由得直起腰來，緊繃着眉，側着頭，呆呆地看着阿P這樣的問。

「唉……」阿P狠狠地吸着最後的一口，直到煙桿裏發出絲絲地聲音，然後才離開嘴唇，把煙斗用力的向着灶門打去，煙的餘燼立刻滾到火灶裏，兩股濃白的煙從他粗大的鼻孔直冒出來。

「怎會不真呢……」他說着，緊繃了眉。

「那麼，我們不是很危險的嗎？」她憂鬱的問。

阿P的死

「啊……」阿P忽然變了口氣，「危險麼？沒有什麼吧！青天在上，老天總會保佑我們的……。」他苦笑着，雖然他知道這種思想全屬渺然，但是他以為目前的安樂總是可寶貴的，因為他不願失去他原有的安樂，不願使他的妻子憂愁，不願使他的安樂的家庭蘊藏着不幸的預兆。

「是的，媽，老天總會保佑我們的。」阿紅也學着這樣說。

阿P的妻呆然地站在那裏，看看她的丈夫，再看看她的愛兒愛女，不由得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老天啊！老天……」她閉着眼睛，伸着雙臂這樣地說，似乎在祈禱了。

屋內的煙漸漸濃厚起來，阿P只是閉目沈思，斷片的思想不住的在他的腦中盤旋，濃白的煙仍然不斷的從他的鼻孔中冒了出來。

(二)

十月初旬的一天早晨，雪花正在飄揚的時候，大地忽然來了一支人馬，據說是某司

命的軍隊，遂即住在M地唯一的廟裏了，全M地立刻便大大的震動起來，紳士們都出來應酬一切款項糧草等，農夫們都被拉了出來供他們使用，女人們躲在家裏不敢露面，否則也要被拉出來替他們縫紉。

阿P自然也是被使用的農夫中的一個，自從軍隊開到以後，他便整日的在廟裏或廟的附近，很忠勤的勞作着，替他們燒飯，嚼牲口，無事時也同他們閑談。

「您那裏人？您家裏還有什麼人？」這是阿P常拿來作爲談話的資料的，也是他每見一個兵士常常想問的話。待他知道了這兵的家庭及他的父母或妻子的時候，他就又暗暗地憂愁起來，他常想：作兵士是怎樣可憐的呢！他們爲什麼要離開他們的父母妻子而作這種事呢！——有時他又想：——那戰場上不是有許多兵士是死掉的嗎？那些兵士不是和他們是同樣的兵士嗎？他們不也要同死在戰場上的兵士似的同樣死去嗎？——湧着這種思潮的阿P每見一個兵士，就常常想：——唉！這可憐的人兒不久就要死去了！——他的臉上時時泛着憐惜的神色。很殷勤的作事，當那強悍的兵士怒罵他或是用馬鞭打他的頭的時候，他只一縮頭，臉上立刻又泛起憐惜的顏色，深深地嘆一口氣，心裏暗暗

地想：——唉！這可憐的人兒不久就要死去的——。

(三)

M地近兩日來更是異常忙亂，人們自從得到了軍隊開往前線的消息以後，個個人臉上都泛起愉快的光來，個個人的心裏都暗暗的在祝賀。

在一個大雪初晴的早晨，朦朧地大際，慘淡的日頭剛從東方升起，照着地上的雪微閃着銀絲光亮，那枯老的樹枝也完全被雪繞了起來，微風把屋簷上的積雪送到行人的衣領裏去。在廟前的雪地上，所有的兵士聚齊了。幾十輛貨車滿載着軍械。M地所有的牲口幾乎都被兵士們捉了起來排列在一起，兵士們的背上個個繫着一個小小的包袱。軍官們的高厚的靴子在雪地上左右盤旋着，正忙着指揮一切。在一列兵士的後面，百十個農夫被編成了一排，幾十個兵士在前後防護着，排中發出了嗚嗚地哭聲，和噪嚷聲，馬嘶聲，混在一起。在雪地的邊上，擁擠着村婦，老婆，小孩子，都在大聲的哭喊。

「老爺！留下他吧！可憐……」阿P的妻從人羣中擠了出來，向着一位武裝整齊的軍官，指着站在隊裏頭哭着的阿P帶着哭聲哀求着。

「爹呀！」阿紅也隨着哭喊着。

「滾開！」一個兵士走到她倆的面前，用槍恫嚇着，那軍官又走向別處去了。

阿紅弱小心被嚇住了，深切的悲哀立刻低低地壓住她狹小的胸膛，巨裂的恐怖支住了她的四肢，她想：分明站在那裏的是她自家的爹，爲什麼那兵們却要平空的攔着他。當她再鼓足了勇氣向前走的時候，那兵士却狠狠地將她推倒了。她迅速地從雪地上爬起，抖去了身上的殘雪；但，忽然那悽迷的軍號嗚嗚地響了，所有的人馬都活動起來。呼呼地狂風捲起了屋簷上的雪渣，迷漫了半空。在不久的迷朦間，所有的人馬都消失在遠處的松林中了。驟約的軍號聲仍然不住的在她耳邊迴旋，猛然間，她清醒似的放聲大哭起來，熱的淚珠滾到雪地上注成了一個個的小孔。她因爲過甚的悲痛，倒在雪地上了。——待她覺得哭得很疲倦了的時候，已經是躺在她家兩丈長的土炕上，而且，坐在她身旁的母親的眼睛也像她同樣的紅腫了。

(四)

在離M地數百里的一面戰場上，太陽從廣漠的天際放出溫和的清光，射到陣亡的兵士們的蒼白的臉上。厚厚地雪地上鑲着縱橫倒臥的屍體。潔白的雪被兵士們的熱血熔化了，復被那嚴寒凝成了紅色的冰塊。從倒臥的屍體中間，時時發出一兩聲微弱的呻吟。在遠方隱隱地可以看見些戴着高大皮帽，穿着厚高靛靴的紅十字會人。

和煦的陽光甦醒了臥在雪地上的阿卜，他無力的睜開他那昏迷的兩眼，四處望一望臥在他四周的同伴。一種深切的悲哀困住他整個的心，同時，那傷痕又使他的全體不住地顫抖。

忽然，一聲沈痛的呻吟刺着他的耳鼓，使他不由得注意到離他二尺遠的一個正在轉着的兵士的身上。

「朋友！」當他看見那兵士時他緩緩地叫。『你很痛苦嗎？』他問。

「阿！痛得很哩，朋友！」那兵士抬起頭來，向他親切的答。

「唉！你爲什麼要做這事呢？」阿P嘆惜的說。

「那麼，你不是當兵的麼？」那兵士臉上呈着奇異的顏色，這樣的問。

「我嗎？」他答。「不是的，我是被那些虎狼般的人們迫着來做伙子來的，是被迫着的，啊！被迫着的。」他說着，有些悲憤了。

「……………」那兵士默默地，似乎在回想他的已往。

「我們爲什麼要彼此慘殺呢！是爲得各人利益嗎？公共幸福嗎？……………」那兵士喃喃的說。

「不要說了吧！朋友！……………」阿P忽然精神興奮起來。「什麼各人利益，公共幸福，那只能拿來做欺騙人的借口。什麼爲國家，爲社會，那只不過爲了少數人的私仇私利。多少生命，多少家庭，都做了那少數人的犧牲。朋友們啊！我們永遠是朋友，我們不是仇敵，我們的仇敵正是那以我們做犧牲的少數人！我們不應當相殺，我們應當彼此相愛。我們應當各人去殺各人的仇敵——那以我們做犧牲的毀壞我們安樂家庭的少數人……………」

。朋友呵！我們應當各人去殺各人的仇敵！！」他狂呼着，兩拳在空中亂打；熱淚淌滿了他的兩頰，憤懣漲破了他的心！

「殺啊，那以我們做犧牲的，我們的敵人！」那兵士也同樣的狂呼着。

「殺啊！……」阿P比以前更大聲的狂呼着，兩拳用力亂打。因為他太用力了，太憤怒了。那傷口又重新暴裂開來。

「殺啊！……」這是他最後的一聲。鮮紅的血又從那傷口淌了出來，流到雪地上，凝成了一片紫色的冰。

天黑了，鵝毛似的大雪又紛紛地地下起來。漸漸越下越大，地上也越集越厚了，一片廣漠的戰場完全為雪遮蓋起來，做了一堆一堆屍骸的坟塚。

夜深了，雪兒慢慢地停止。狂風不住的吹着，遠方的大樹呼呼作響。從山谷中時時送來一陣陣地孤猿哀鳴，夾雜着稀疏的深沈的鐘聲。



人類的歷史

漢譯

波斯老王死了。他的兒子——青年王子 Zemir——登了極。

過了幾天，他將全國各大學教授以及高等學院的學者召集來，向他們說：

「尊貴的先生們，我的父親曾教給我一個國王愈知道人類的歷史了！治國愈好。

「我懇請諸位爲我著一部通俗人類的歷史，因爲這樣我可以一看就懂了。」

＊ ＊ ＊ ＊ ＊

這些大學教授們遵命；過了二十五年，他們帶了五十匹駱駝馱着五千本書來到皇宮裏。

人類的歷史

國王不曾滿意，他說：

「先生們，我多謝諸位這種偉大的工作，但是我爲國事忙迫沒有時間讀這樣多的書。」
「我請諸位開始作一部更簡短的人類的歷史。」

* * * * *

過了十五年，教授們又來了，帶了五匹駱駝驮着五百本書。
國王仍不滿意，他說：

「我謝謝，先生們，但是我們不能夠讀這歷史——還是太長。」

「我已經老了，頭髮白了；易於疲倦。我請諸位將這歷史作成極短的撮要，這樣可以在我不久來到的死前讀畢。」

「趕快，先生們，我沒有幾年的工夫讀諸位的作品了。」

* * * * *

五年之中，許多教授們已死去了；又過了六年，只剩下高等學院的老院長了。
高等學院老院長帶了小驢兒驮着一大本書，來到國王的皇宮裏。

在皇宮的大院中，他遇到了一個僕役告訴他說：

「阿，先生，國王已經病了好幾個禮拜了，今天就許死呢。您若是要見他，趕快向他的寢室去！」

老院長將小驢兒和書留在院中，就向國王的寢室跑去。

在床上，國王躺着，十分蒼白的，輕聲慢慢地說：

「尊貴的院長……你來得……太晚了。我要死了……然而沒知道了人類的……歷史……！」

院長很難過，但是他說：

「不然陛下，您可以知道了人類的歷史；因為我將用三句話告訴您：

「他們生，他們受苦，他們死。」

＊ ＊ ＊ ＊ ＊

據說，國王毫無罣礙地死去了；因為他滿意地知道了人類的歷史，雖是這樣的晚了。

——譯自世界語——



他回來了！

曾中嬈

「某校校長周先生，自法歸國，並携有留法畢業學生，孫君、黃君，蔡君……同歸云……」

一個白鬚老人，正坐在院中的沙發上注目移神的看報，一副玳瑁邊的花鏡，橫戴在鼻梁的中間：忽然他呵哈的笑了起來，直到他枯老的兩眼含滿了淚，繃紋的臉上立刻現出一團高興來，青筋歷歷的手，拚了鬚鬚又去摸那禿亮的頭頂，嘴總是張着笑，露出缺稀不整的牙齒。

他拋棄了報，蹣跚的走向屋裏去；手杖也忘了拿。

「報上說！說他：從！法國回！回來……」老人喜歡得結結巴巴的說。

「什麼？誰！回來？」一個龍鍾的老太婆躺在牀上，憔悴的面容加上那失明的雙眼，玻璃般的無生氣的眼，更顯得她是衰弱不堪的樣子，彷彿不定什麼時候就要脫開人世似的；當她聽見了她丈夫的話，兩隻形同枯柴的手，立刻顫抖着亂摸起來，似乎是想坐起，一面驚喜的問：

「回來？！從法國嗎？是不是……」春子……」她的因為沒有牙齒而凹進的嘴，又忙忙的嚥舌着說。

「啊！我以為是的……是的，春子……啊！後天啊！」

「後天！？這麼快！想起春子已去了十年……近不知三年為什麼總未來信？……」

「總算他回來便了！啊！後天！」老人笑了起來！

「可惜我的春子回來，我已不能看見他的模樣了！我是爲他哭瞎的……」已翻然坐了起來的病人，先苦笑，後又極悲涼的這樣說。

他回來了！

「總之，他總是回來便了，啊！就在後天……！」

曉色朦朧，晨風習習的；在院中快要枯萎了的這時正在婀娜的搖曳着的花叢前，徘徊着一位老人，他低着頭，一意的賞視着自己簇新的夾袍和漆亮的新皮鞋——昨天買來的——正在沉思什麼。

他看了看他的手錶，才五點半。

「這懶東西還不起！」他咕嚕着說屋裏睡着的小孩。

「爺爺起得真早啊！不怕冷風吹着麼？」一個十一二歲的小男孩從屋裏跑出來，穿着灰白袍子，他的母親當他三歲的時候便捨棄了他，父親也於去年去世；青黃的臉上，還帶着幾分睡意，迷惘的倦眼不時的眨動着。

老人和他的孫子坐上洋車，走向車站的大路去，一路上是很寂靜的，鋪戶還都未曾開門。

「爺爺準知道是二叔回來麼？姓孫的多着呢！」

「什麼？你懂得什麼！小孩子不許多說話。」老人生氣了。

陣陣的清冷的秋風直穿透他的夾衣，使他感到了冷；小孩子也戰慄着緊靠着老人。

車子好容易到了車站，老人忙下了車領着小孩去買月台票，然而票門還沒有開。

遠遠的一帶土丘上，長着叢叢的矮樹，雜亂的茅舍隱約在綠樹間，土丘前一片澄清的河水潺潺的流動着，生着長短不齊的蘆葦；不久，朝日漸漸升起，通紅的一半露出樹巔，映得河水成一種微紅的波紋閃動着；西方造幣廠的大烟筒，也冒出縷縷的黑烟來，螺旋似的捲繞着前進，襯得蔚藍的天空更顯得可愛了。

老人站在岸旁，倚着鐵絲和木頭做的欄杆出神的望。

由蘆葦的深處，曲曲折折的飄蕩出一葉扁舟來，一個裸體的船夫，撐着舵，徐徐前行……。

老人突然醒悟了似的，忙回身走到鐵軌旁順着路線遙望，遠遠的什麼也沒有，軌道是漸漸的狹小合成一個小黑點；稍近些的鐵路的左旁土坡上，模模胡胡的彷彿有一輛柴車，一匹黃馬拖着正在蠕蠕的動……

他回來了！

時光漸漸的趨過，火車快來了，老人的前面已排立了許多精神勃勃的童子軍，還擁擠着許多男女學生，持着歡迎旗。

「怎麼還不來？」老人顛着足直這樣說，人們都回過頭來驚奇的看他。

「二叔怎麼還不來？」

「等着！等着！！」

嗚！嗚！……汽笛聲越來越大了，火車冒着黑烟由遠而近。

「啊！來了！啊！春子」人們又驚奇的回頭一看，却立刻的回過頭去都高舉起歡迎旗；童子軍也都一聲立正。

火車停了，由車內走出身穿洋服的周校長，學生們立刻一陣歡呼，刷刷的旗子落下，揚起……；周先生大步踱下來，舉起帽子向人們點頭。

老人加力的仰起頭顛起脚向車裏張望，孩子是只曠看不見。

由車裏又走出四個穿洋服的，突然幾個高壯的學生擠到老人的面前，擋得他連火車頂都看不見了；他急躁的出起汗來，兩隻顫抖着的手用力去抓前面的一個學生，那人回

過頭來恨恨的瞪了他一眼，臂膊向上一舉，老人跟踉跄跄的倒退了幾步……

老人呆立在許多較矮些的學生的後面，兩眼直瞪着那堆穿洋服的，恨不得眼球突出眼眶直飛到那些留學生的臉上，但，沒有一個人一分像春子。

「爺爺！我看不見！那是二叔？」

老人不應，只是痴視着。

學生們又是一陣歡呼，周先生滿面春風的去撫慰那些童子軍，留學生也各自奔向迎接他們的人們那裏去，沒有剩下一個。

「那是二叔？」小孩又在問了。

老人突然暈倒……

嚇得小孩面色如土，忙跪倒在老人的身邊，兩隻小手用力的去抬他的頭，直累得小小的面龐漲滿了紅暈。

「爺……爺……！」

歡迎隊的橐橐的亂步聲，從老人的頭前經過；塵土直飛揚到他的面上，跪倦了的小
他回來了！

孩子淌着淚看着熱鬧的人們。

歡迎聲漸漸的消失……

太陽被烏雲遮隱了，陰沉沉的天空幾乎是要下雨的樣子。

盲目的老太太，穿着新青緞子衣裳，渴待着老人和離別了十年的春子的到來……

素箋

惠悌

這不是一天想做的事——寫信給你，自從中秋離別，今已數經圓缺，偶然翻閱我的備忘錄，觸動不少的舊情，那怕是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遺有深深的痕跡。

大約是一個雪天，你進城到我的學校來訪我，因為那是我們初識的相約，我穿着瘦長的黑皮衫罩着黃褐花絨的短大氅，不知是你歡喜見我的笑容堆積了滿臉？還是在笑我的袍子比大衣長？可是你那水獺領子的外套剛剛打到你的雙膝；我也笑了！S城是塊冰冷的地土，特別在風雪交舞的天時；雖然如此，我們仍舊出去玩；出了校門，一同向着我們主顧的咖啡館走去，除去急行在狂風亂雪裏，我們都是寂靜着，幾股寒氣，穿過我的厚大的圍巾直刺到我的臉皮，似乎你也感到相同的涼意，把你手裏的照相匣挾在你的腋下，益發增加了急行的速度。原來是預備相匣來照雪景的，不知怎的，你却在館子裏給我照了一張吃咖啡的笑影。後來是我們又去公園了吧。

無論是筆談或者是面講，我們彼此都相勉以學業，做對模範的朋友，和在社會不失爲優良份子的話。受着寄宿的限制，不能時時相會，爲了好勝的驅使，又不肯在課業上有一點損失，所以就常常麻煩綠衣使者。因此我們便有了所謂朋友的形式，但是你不深知我，就像我不很了解你一樣，好在那個時刻也沒有什麼關係，除去彼此被好奇心搖動了尋求之外。

忘記了是你親口當面說的或是你片斷用信寫的，也許是你在我的面前現露過輕薄的態度，你也知道我有與你絕交的趨向，後來呢？我終敵不過牠——「建設在理智上的情感」給改變了我。一次吵嘴，兩次誤會……事過之後，依然又像從前，可是在那嬌嫩的感情的芽子上難免不印上輕微的傷痕！

相連接到你兩三封謝罪討饒——解釋誤會的信，並請我到你學校去玩，實在忍耐不住，恰巧是一個星期六，你的學校照例是映電影的，我便去踐約看「浮士德」。在電影中間休息的時候，我們出來到花叢旁的草坪上吃冰淇淋……那恐怕是我們破天荒的韻事吧！看完電影之後，你送我到朋友的家裏寄宿，經過橋頭，渡過溪水，因爲月色太好

，自然的擺佈更是幽靜的可愛，我們便緩着步兒，慢慢的走在假山旁；偶然的，我獨自看到在樹林的深處，羊腸的曲徑裏，好似兩個模糊的人影。一個倚着他的肩頭，一個抱着她的腰際，漸漸的湊在一起，不知所措的我顯露着倉皇的神情，你却用不着我的指示就看到銀幕般的表演。幸好月光不似日光強，否則定會看清了我雙頰的發燒，你怎樣？我到不敢留意去觀察。

中秋的前一夜，你的至友Y君陪我們一起去公園，爲了我要爬山，Y就領導我們走過湖邊，渡穿橋頭，穿過濃蔭隱蔽的山谷，踏上古石砌成的高丘，一齊坐下——緊緊的坐在一塊兒，仰望着蔚藍的天空，俯視陰森的深壑；瑟瑟的松聲，扶疏的竹影……無一不使我們心曠神怡；那般幽清，那般雅靜，應疑是幻入太虛，夢到廣寒吧？我們有時坐在你的身邊，也有時偎在你的懷裏，同聲低吟着秋意的清歌，大約你忘記了漂泊的生活，而我也忘淨了此後的離恨！

朋友：以上的事實現在都變爲歷史的痕跡，時間一齊把牠們斂去！「現在」，「將來」，終逃不開變作「過去」！再甜美的生活，更曲折的戲劇，只不過偶爾在我們記憶之海裏激起一些波紋！有生無息的回憶！

一九二九，十二月二十日

天津中華書局廣告

敬啓者革命完成歸功教育文化增進端賴圖書敝局雖爲營業性質應負文化宣傳之責任實於學校社會教育有莫大之關係敝總局有鑒於此特將津局設法改良務期於教育上稍有裨補茲將現在設施臚列於左

(一) 分部陳列 敝局門面少爲刷新凡書籍地圖碑帖畫冊儀器標本各種風琴運動器械兒童讀物一切用品教具分列於立櫃平案之上以便顧客易於瀏覽並將古今名人書畫屏條以及小幅山水花卉裝製鏡框分別懸掛以備各界諸公喜壽開幕送禮之用

(二) 設閱書室 查外洋售書之肆本與圖書館相似凡欲詳細審察圖書畫冊之內容者非立談之頃所能訂定故專設此室以便顧客隨意取閱

(三) 設招待處 各界人士遠來光顧藉此茶話以資聯絡并派有專人招待以期周備

(四) 備助興品 敝局備有播音機小電影國語片國歌片跳舞片音樂片戲劇片各種唱片以備聽用而助興

(五) 特別減價 敝局現訂自陽曆十二月十日起舉行大廉價一個月凡敝局出版普通雜書地圖碑帖書冊以及文明書局出版小說碑帖畫冊於普通折扣實價外再打八五扣摺聯屏幅風琴文具外版九折但以現款爲限惟敝局教科書及預約雜誌特價書不在此例望各界諸公駕臨參觀並請指示不勝歡迎之至敬頌

台綏

天津中華書局謹啓
河北大胡同路西
電話總局四三九

郵票代價不折不扣以一分至一角者爲限外國郵票及枯污者不收
外埠購書在廉價期內發信即照廉價辦法但以郵戳日期爲憑
另備圖書文具儀器風琴地圖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詞十首

郝淑菊

清平樂

填詞半載，早已成無賴。名士十年何足怪？也算自成一派！詞人自是清高，酒餘覓句連宵。待到新詞不就，有聊也說無聊。

浣溪沙

且喜情懷是少年，閒愁與我本無干，移身早向酒泉邊。萬點春星隨夜杳，一輪殘月曉窗前：詞人又在醉中眠。

南歌子

在這深深院，桃花已半凋，那堪雨打更風飄，這樣桃花看了也無聊。意緒頗閒散，尋桃到遠郊，小舟高臥聽春潮，萬種閒愁一概水中拋。

詞十首

南歌子

深夜難成寐，聯床話苦衷。披衣起坐問天公，人世悲哀是否總無窮？ 猛地風兒起，天邊雨意濃。窗前夜色正朦朧，明日桃花謝了杏花紅。

臨江仙

少歲心懷似此；老年情調如何？新來哀樂酒消磨。閒愁不見少，白髮日增多。到處偷閒偷懶；隨時狂笑狂歌。醉中誰伴我婆娑？仰天頻笑問，天恕醉人麼？

清平樂

且歌且話，醉上秋千架。忘却是誰扶我下，睡着花間一夜。 宵來樂在身邊，新詞依舊重填。試問故鄉明月，可曾一樣團圓？

浣溪沙

說老說愁說到今，依然不像作詞人，少年早已怕逢春。 愛向靜中求寂寞，懶從

忙裏費精神，黃昏近也掩重門。

清平樂

且圖溫飽，萬事聽天好。宇宙誰知何日了？惜我百年昏曉！居然又像詩人，綠茵臥到黃昏。不管俗人閒事，看花忙過三春。

浣溪沙

且把天心作我心：陰晴不定又黃昏，悲歡喜怒總無因。好酒多情常醉客，落花無賴故愁人，新來何事愛殘春？

浣溪沙

不自由中找自由，傷春時節怕登樓，臥看殘照上簾鉤。說老莫非真見老？不愁真個也知愁！心花又似浪花浮。

詞十首

劉淑萱

鷓鴣天

夢裏還鄉帶宿醒，青山萬點入歸程。暮烟縷縷依荒店；夜火叢叢上古城。真似假，假疑真，醒來無限故鄉情。斷橋淺水梅花路，記策疲驢踏雪行。

高陽台梅

莫恨花稀，生成幹老，都無少歲情懷。慣住山林，何人移作盆栽？可憐故態全消盡，恨絲絲羞向人開。怎消磨，鎮日塵沙，鎮日烟霾？此花落早君休怨！想他鄉不慣，度此生涯。爲怕凋零，冬深常怕春來。今生合是全休未？賸枯枝，懶自安排。漫傷心，一點新芽，一點餘哀。

鷓鴣天

好把閒愁着意排，日斜獨自步長街。茫茫碧水催舟去；滾滾黃沙撲面來。誰道

是，舊生涯，可憐難得舊情懷！而今確信春花好，一度東風萬樹開。

鷓鴣天

人自閒閒花自悲，小園高閣看花飛。笑他已共春光散，更逐東風轉作堆。 三點
雨，兩聲雷，陰晴天氣似「黃梅」。簷前蝙蝠翩跹去，又背斜陽倒轉回。

玉樓春

一庭風雨重陽近，獨立樓頭聽雁信。自然缺月有圓時，怎奈陰晴無定準？ 秋花
未必添秋恨；破碎心絃難整頓。披衣才欲起徘徊，月又西沈燈又燼。

浣溪沙

欲送飛鴻入遠天，鄉心怒湧夕陽山，教人何處望鄉關？ 識字真爲憂患始；填詞
常與病愁兼；忙中心也不會閒！

減蘭

年華未老，便負一年春色好。舊恨難消，一夜東風綻早桃。休留舊恨，小破心絃須整頓。看取嬌陽，映得晴絲爾許長。

玉樓春

勸君莫把癡情用，畢竟佳花難久共。斜風細雨此時情；殘月昏燈來日夢。無根白髮生前種，對鏡何須愁緒動，春來應有落花風，莫使頻驚春睡重。

浣溪沙 旅唐早起上小亭遠眺

夜雨深宵洒碧階，無緣無故好情懷，醒來獨上小亭臺。曙色遙連山色起，心花映帶野花開，朝陽影裏燕歸來。

減蘭

雨肥風瘦，浮水桃花紅影透。好個心間，雲外悠然出遠山。君多詞意，偏目沈沈愁裏睡；我沒詩才，却爲看花賒酒來。



迷藏戲

俄國梭羅古勃作

劉漢璽重譯

阿麗的育兒房中樣樣東西都是光輝，美麗而且愉快的。阿麗的悅耳的聲音迷住了她母親。阿麗是一個可愛的小孩子。再也沒有這樣的小孩子了，從來不曾有過，將來也絕不會有的。阿麗的母親西拉菲瑪·亞梨三朵夫娜相信這個。阿麗的眼睛黑而且大，她的兩頰如紅玫瑰，她的嘴唇是為接吻和笑而生的。但是使她母親最濃烈地快樂的並非阿麗

迷藏戲

一

的這些媚態。阿麗是她母親的獨生的小孩。這才是所以阿麗時時刻刻使她母親心迷的。把阿麗抱在膝上撫摩着；把她抱在肩上摸着——活潑伶俐如同一個小鳥——是一件極大的福樂。

實在說，亞梨三朵夫娜只有在育兒房中覺得快樂。伊和伊的丈夫在一起覺得冷。

或許是因爲他自己愛這種冷——他愛喝冷水，呼吸冷氣。他總是新鮮而清涼的帶一種冷笑。凡他所經過的地方就好像冷的氣流在空中流動着似的。

奈思勒鐵甫夫婦——塞爾基·暮底斯脫維支和西拉菲瑪·亞梨三朵夫娜——毫無愛情與計劃地結了婚，因爲這是一件人人公認的事。他是一個三十五歲的青年，伊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少女；兩人是門第相等而又致養有方。他正待娶妻而伊也到了出嫁之時。

亞梨三朵夫娜覺得伊似乎愛着伊未來的丈夫，這使伊很是快樂。他是品貌雙全：一雙灰色的慧眼裏常常帶着高貴的表現；而且無可指責的溫和地盡其未婚夫之恩情。

新婦也是美貌的；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眼睛，烏黑的頭髮，像是儒怯但極機敏的一個女子。伊的丈夫知道伊有些東西雖然是喜歡，但並非貪圖伊的裝奩。伊有些親友，而

他的妻也是出自善良的，有勢力的人家。這一層，到了相當的時機或者有用的。奈思勸鐵甫處在他的地位總是不被人指責而又機敏地往前去作，不致急到被人嫉妬，也不致緩到嫉妬他人——樣樣事到了相當的時候就進行到相當的地步。

自從他們結婚後，暮底斯脫維支的表面上總未使人看出對於他的夫人有什麼錯誤之處來。然而後來，在他夫人將生產的時候，暮底斯脫維支的性情似乎有些改變了。亞梨三朵夫娜看出來了，自是驚奇，然無大妨害；因為伊急切的預期地等待着嬰兒之到來，將其他感情都消滅了。

一個小女孩生下來了；亞梨三朵夫娜將全副的精神都用在這小兒身上。最初伊常常不禁狂喜地將阿麗的一切有趣的瑣事告訴伊的丈夫聽。但是，不久伊發覺了伊丈夫聽了絲毫興趣也沒有，不過是一種拘於禮貌的習慣吧了。亞梨三朵夫娜和伊的丈夫漸漸生疏起來了。伊以別的婦女們欺蕩着丈夫向偶遇的愛人表示的那種濃情來愛這小女孩。

「媽媽，我們捉迷藏（Priatki）吧」，阿麗喊着，將「音讀成」，故念成（Piakki）了。

這種迷人的語言不清，常使亞梨三朵夫嫵痛愛的狂喜地笑。阿麗於是兩條小胖腿一上一下踏在地毯上跑開，藏在靠近床鋪的帷幔後面。

「Tiu-tiu (註) 媽媽！」阿麗一壁用一隻眼戲弄地瞧，一壁用她那嬌媚的聲音笑着說。

「我的小女孩兒在那兒呢？」她母親假裝沒聽見她，一壁尋一壁問。

阿麗在她躲藏的地方發出咯咯的笑聲來。於是露出一些面來，她母親好像剛看見她似的，拉住她的小胳膊歡呼着說：「在這兒了，我的阿麗！」

阿麗快樂地笑一起，把頭靠在她母親的膝上，伏在她母親白手中。她母親的眼中充滿着濃烈的愛情。

「現在，媽媽，你藏，」阿麗止了笑說。

她的母親跑去藏起來。阿麗轉回頭來作爲不看的樣子，但是隨時偷聽着她的媽媽。

媽媽藏在碗櫃的後面，喊着說：「Tiu-tiu, 小女孩兒！」

阿麗滿屋跑着，各牆角都看遍了，和她母親方才一樣，裝作找的樣子。——雖然，

聽早就知道她母親站的那地方。

「媽媽在那兒呢？」阿麗問着，「不在這兒，也不在這兒，」她從這角到那角跑着反覆地說。

她母親站在那裏，屏了呼吸，頭靠在牆上，頭髮有些兒亂了。伊那紅嘴唇上帶了無限福樂的笑容。

保姆，菲多斯雅是一個性情和善，面目美好，似乎有些獸氣的婦人，着見主母笑着，那種特別模樣似乎說她並不反對上等婦女們這種輕浮的舉動。她心中想：「這位母親自己和小孩兒一樣——看伊是何等地動興呵！」

阿麗漸漸走近她母親躲藏的一角。她母親被這遊戲的興趣將注意力漸漸集中起來了。伊的心急促地跳着，伊向牆上靠得愈緊頭髮愈亂了。阿麗忽然向她母親躲藏的一角，瞧了瞧樂得叫喊起來。

「我找到了，」快樂地大聲喊出來，將字音讀錯，更使她母親喜樂了。

她用手把母親拉到屋子中間來，兩個人都快樂歡笑。阿麗又將頭藏在她母親的膝間

、用她那說不清的話說個不休。她那甜密的話兒是這樣地迷人然而也是不祥。

這時暮底斯脫維支向育兒房走來。由半開着的門裏聽見笑聲，歡呼聲，啾刷聲。他藹然地冷笑着走進育兒房，穿得整齊，看來鮮潔而精神，在他周圍散佈着一種清涼，新鮮，冰冷的空氣。他進入這活潑的遊戲中，以他那種幅射冷將他們攪擾了。即便菲多斯雅也覺得一忽兒爲主母一忽兒爲自己地赧然。亞梨三朵夫娜即刻變得冷靜了——這種態度傳到小女孩，小女孩止住了笑默然怔怔地望着她父親。

暮底斯脫維支急急地滿房中瞧了一眼。他喜歡到這樣樣東西都美觀而整潔的地方來；這都是亞梨三朵夫娜佈置的，伊願使伊的小女孩從極幼稚的時候即用最可愛的東西包圍着。亞梨三朵夫娜穿得也很風雅！這也是一樣的目的，爲了阿麗。暮底斯脫維支不同的只有一件事，即是他的夫人常常在育兒房中。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知道這兒來一定找到你，』他嘲弄而謙卑地笑着說。

他們一齊出了育兒房。他跟他夫人後面經過門口時忽而淡然無力地說：『你若是有時你不陪着小女孩不好些嗎？你知道，不過這小女孩應感覺到自己的個性了。』他

解釋着說。答覆他夫人那迷惑的視線。

「她才這樣小年紀」，亞梨三朵夫娜說。

「無論如何，這不過是我的卑見，我並不堅持。那在你的範圍內了。」

「容我想一想」，她的夫人和他一樣冷肅而自然地說。

於是他們開始談起別的事情來了。

二

保姆菲多斯雅那天晚上坐在廚房裏，向沉靜的女僕匹爾雅和多言的老廚娘阿加雅講述主母的事和那小孩如何的愛同她母親捉迷藏玩——「她把小臉兒藏起來喊着『hide hide!』」

「主母自己也和一個小孩一樣」，菲多斯雅笑着又說。

阿加雅聽了搖了搖頭表示一種預兆的樣子，面色嚴肅起來不可犯的樣子。

迷藏戲

七

主母作這事，固然可以，那是一件事，但是小姐也作這事那可不好。

「爲什麼不好？」菲多斯雅稀奇地問道。

那種稀奇的表現使她的面孔看來好似一個沒塗好顏色的木偶。

「是的，那可不好」，阿加雅堅信地重覆着說。「不好得厲害！」

「怎樣不好呢？」菲多斯雅說，面上那種可笑的稀奇的表現更加厲害了。

「她藏，藏，就要藏不見了，」阿加雅向門口留神一瞧，神秘地低聲說。

「你怎樣講？」菲多斯雅嚇得喊着說。

「我說的是實在的，你要記住我的話」，阿加雅仍是自信地神秘地接着說。「這是頂確實的預兆。」

這位老婦人自己忽地認出這種預兆來自是很驕傲的。

阿麗睡着了，亞梨三朵夫娜坐在自己的房裏，快樂地，痛愛地想到阿麗。阿麗在伊的腦想中先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以後成了一個可愛的大女孩，後來又成了一人可愛的小女孩，結果仍是屬於媽媽的小阿麗。

亞梨三朵夫娜不曾留神菲多斯雅來在伊面前站住，面帶憂愁驚惶的子。

「太太，太太，」她聲音戰慄地輕輕說。

亞梨三朵夫娜吃了一驚。菲多斯雅的面容使伊焦急起來。

「什麼事，菲多斯雅？」伊極關切地問。

「阿麗有什麼變故了麼？」

「不是，太太，」菲多斯雅說着以手勢安慰着她的主母坐下。「阿麗睡着了，上帝保佑她！不過我有點事要說……您知道……阿麗常常藏起來……那可不好呵。」

菲多斯雅用嚇得圓了的兩眼怔怔地望着她的主母。

「怎樣不好？」亞梨三朵夫娜不耐煩地問，不由得怕起這不足信的話來。

「我不能說出怎生不好來，」菲多斯雅面上表現出堅決的自信來說。

「請你說明白些」，亞梨三朵夫娜淡然地說。「你所說的我一點不懂。」

「你知道，太太，這是一種預兆，」菲多斯雅慚愧地急速解釋着說。

「胡說！」亞梨三朵夫娜說。

至於是怎樣一種預兆及預示的什麼伊不願再聽了。但是無論如何，一種恐懼和憂愁的意識潛入了伊的心情。伊覺得這無稽之談打斷伊熱情的想像如此之深地攪擾着伊乃一種屈辱。

「自然，我曉得上等社會的人是不信預兆的，但是這一個不好的預兆，太太，」菲多斯雅聲音悲切地講，「小姐將藏，藏……。」

她忽然眼淚流下來，大聲哽咽着說：「她將藏，藏，藏起來，安琪兒樣的小人兒，在一個濕的墳墓中」。她說着紮起圍裙來擦一擦眼淚擤一擤鼻涕。

「這都是誰告訴你的？」亞梨三朵夫娜冷肅地低聲問。

「阿加茲雅這樣說的，太太，」菲多斯雅答說，「只有她曉得。」

「曉得！」亞梨三朵夫娜激怒地喊着說，好像避免這偶來的不安似的。「什麼胡話！」

請你以後不要這樣來混說，去罷。」

菲多斯雅，很是傷情，垂頭喪氣地走了。

「什麼胡話！好像阿麗會死了似的！」亞梨三朵夫娜自己想著要把那種從阿麗會死的思想生出來佔據了伊的心的冷肅，恐懼的情緒勝過。亞梨三朵夫娜回想着把這些婦女們迷信預兆的事都歸於愚蠢。伊很明白地看出來一個小孩極平常的一種遊戲與她的壽命決不會有什麼關係的。在那一晚上伊特別努力以別的事來壓制這種思想，但是不知不覺又回到阿麗愛藏起來的那件事實上去。

阿麗還很小，剛剛辨出母親和保姆來的時候，有時在保姆懷中，忽地作出戲弄的怪像兒，把小臉向保姆的臉下藏起，又轉回臉來狡猾地一瞥。

從那時起，每當主母離開育兒房的那稀有的幾瞬間，菲多斯雅就又致給阿麗藏起阿麗的母親進來看見她藏地是如何的可愛，自己遂和伊的小女孩玩起迷藏戲來了。

四

第二天亞梨三朵夫娜專心在照拂阿麗的快樂上，遂把昨天的話忘了。

但是當伊吩咐了午膳回到育兒房時，聽見阿麗忽然從桌子底下喊出「*mine!*」不覺驚懼起來。雖是即刻自己責備自己的這種無根據的，迷信的畏懼，但總不能完全同意於阿麗愛這種遊戲的精神，伊想把阿麗的注意力移轉到別的東西上去。

阿麗是一個可愛而又聽話的小孩子。她極力地遵從她母親的新意思，但是她藏起來喊着「*mine!*」已成了習慣了，所以即在那一天又玩了不止一次。

亞梨三朵夫娜竭力地想娛樂阿麗。事情不是這樣容易的，因為不安的，可怕的思想不斷地攪擾着他們。

『何以阿麗總是想到 *mine!*？何以她總不能棄絕了這一樣事情——永遠地閉起她的眼來，藏起她的臉來？或者，』亞梨三朵夫娜想，『她不像別的孩子那樣強烈地被一切事物所引。若是這樣，是不是生機微弱之現像？是不是沒有長命的希望的一種原因？』

亞梨三朵夫娜爲凶兆陷於苦惱。伊在菲多斯雅的面前不同阿麗玩迷藏戲了覺得慚愧

。但這遊戲成了伊的痛苦，尤其痛苦的是因實在願意作這種遊戲因為有什麼強有力地引着伊藏起來及尋出藏着的小孩。亞梨三朵夫娜自己也玩了一兩次，雖則心中愁悶着，伊所受的痛苦就好像違着良心作了一件壞事一樣。

亞梨三朵夫娜度着憂愁的日子了。

五

阿麗要睡着了。剛剛一爬上那四圍有鐵絲網的床去眼睛就疲倦得合攏起來了。她母親用一床藍色毯子替她蓋上，阿麗把柔嫩的小手從毯子底下抽出來伸着去摟住她的母親。她母親俯下身去。阿麗疲倦的臉上帶着可愛的顏色，吻了她的母親把頭放在枕上去睡了。因為兩手是在毯子底下蓋着，阿麗於是低聲說：「手兒，hand!」

母親的心似乎躊躇着——阿麗躺在那裏那樣弱那樣安靜。阿麗溫柔地笑了笑，閉了眼睛悄悄地說：「眼兒，nuznic!」

於是更加靜悄地說：『阿麗！』

說了這話就睡着了，臉兒貼在枕頭上。她在蓋着的毯子底下顯得是如此的弱小。她的母親用憂愁的眼睛來看着她。

亞梨三朵夫娜在阿麗的床前站了很大一會，痛愛而又恐懼地看着阿麗。

『我是母親：難道不能保護她嗎？』伊這樣想，當伊幻想到各種將臨到阿麗身上的不幸時。

伊那天晚上祈禱了許久，但是祈禱也不能解了伊的愁苦。

六

過了幾天，阿麗着了涼，夜間發起燒來。當亞梨三朵夫娜被菲多斯雅喚醒來到阿麗那裏見她那樣地燒熱，不安，痛苦時，伊即刻回想起不祥之兆來，從一看見就絕望了。

醫生請來了，照例地行了各種手續——但是那不可避免的事來到了。亞梨三朵夫娜

竭力以阿麗會好了再笑再玩的希望安慰自己——這於伊到是一件不可想像的快樂！但是阿麗一點鐘一點鐘地衰弱下去了。

一切都裝作安寧的樣子，這樣不致驚惶了亞梨三朵夫娜，但是他們的假面孔只有使伊憂愁。

使伊最不高興的即是菲多斯雅哽咽中反覆着說：「她藏起來了，藏起來了，我們的阿麗呀！」

但是亞梨三朵夫娜的思想昏亂了，心裏沒了主意。

阿麗發燒到極點了，時時神經失了知覺發起癡語來。但是她一清醒過來，還是性情和善地忍着痛苦和疲倦向媽媽無力的笑，這樣使她媽媽不致看出她所受的痛苦是怎樣厲害來。三天過去了，夢魘般地折磨着。阿麗變到十分羸弱了。她不知道她將要死了。

她用朦朧的眼睛看了看她的母親，用說不清的語言極乎聽不見地沙聲說道：「mama，媽媽！玩mama罷，媽媽！」

亞梨三朵夫娜把臉藏在靠近阿麗床鋪的帷幔後。這是如何的慘淡呵！

阿麗用極乎聽不見的聲音叫着「媽媽！」

阿麗的母親向她俯下身去，阿麗的視力更加昏暗了，看着她母親蒼白，失望的臉。這是最後一次了。

「一個白媽媽！」阿麗低聲說。

媽媽的白臉變朦朧了，各種東西在阿麗眼前都漸漸黑暗起來了。她用小手無力的抓住被邊微聲說：「no-ru！」

喉嚨內一聲響；阿麗將她那變得很快的蒼白嘴唇張了張死了。

亞梨三朵夫姍失望到說不出話來。當伊離開阿麗出了房門時，遇見了伊的丈夫。

「阿麗死了」，伊悄悄地暗聲說道。

暮底斯脫維支焦急地瞧着伊的蒼白的面孔。

伊的活潑美麗的面容變得奇異昏迷了使他爲之吃驚。

阿麗的衣服穿好，放進一口小棺材裏，抬到客廳去了。

亞梨三朵夫娜站在棺材旁痴迷地望着死去的小孩。暮底斯脫維支走到他夫人的面前，用些冷淡的空話安慰着伊，想引伊離開這棺材。亞梨三朵夫娜痴笑了。

「去罷，」伊悄悄的說。「阿麗正在玩呢。她一會要起來的。」

「西瑪，親愛，不要自尋苦惱，」暮底斯脫維支小聲說。「你自己聽天由命罷。」

「她一會就要起來的，」亞梨三朵夫娜兩隻眼睛釘在小女孩身上堅執地說。

暮底斯脫維支小心地周圍瞧了瞧；他恐怕失了體面和弄出笑話來。

「西瑪，不要自尋苦惱，」他重複地說。「即是一種神蹟，神蹟在十九世紀是不會有了。」

一說出來，暮底斯脫維支覺得這話與發生的事不合題了，很是煩惱。

他攙住他夫人的胳膊，小心地引伊離開棺材。伊也不抗拒。

伊的面色似是寧靜而眼中淚也乾了。伊到了育兒房中滿房中繞着走，向阿麗平素喜

歡躲藏的地方尋找。伊繞着屋子走偏了，時時俯下身去向桌子底下床底下亂瞧，不住地高興地重覆着說：『我的小人兒在那兒呢？我的阿麗在那兒呢？』

伊每走一遭之後又重新問一遍。菲多斯雅一動不動的地，面帶悽爽顏色，坐在一角上，瞧着伊的主母有些害怕，於是嗚咽起來，大聲號啕着：『她藏起來了，藏起來了，我們的阿麗呀，我們的安琪兒樣的小人兒呀！』

亞梨三朵夫娜戰慄了，站住，不知所措地看了菲多斯雅一眼，也哭起來，悄悄的離開了育兒房。

八

喜底斯脫維支忙看安排喪事。他看出亞梨三朵夫娜猝遭厄運刺激過甚，因為恐伊的精神恢復了，想把阿麗一埋葬就容易娛樂和安慰伊了。

第二天早晨，亞梨三朵夫娜特別用心打扮起來——爲了阿麗。當伊走進客廳時見有

幾個人在那裏。牧師和執事在屋裏來回地踱着，成片的藍烟迷漫在空中而有一種香氣。

當亞梨三朶夫娜走近阿麗時，心中有着一種難忍的苦情。阿麗却蒼白的悲慘地笑着靜靜地躺在那裏。亞梨三朶夫娜將臉靠近阿麗的棺材邊小聲說：「*Mimio*，小人兒！」

小人兒不曾答應。這時亞梨三朶夫娜周圍有些喧擾，一些沒關係的生人的面孔俯向伊來，有人摟住伊——阿麗被人抬去了。

亞梨三朶夫娜站起身來，傷心地嘆了一聲，痴笑起來，高聲喊着：「阿麗！」

阿麗被抬出去了。母親絕望地啞啞着跟在棺材後面，但是被人拉回來了。伊在阿麗經過的那門裏也跳起來，坐在地上，從人縫裏望出喊着：「阿麗，*Mimio*！」

於是從門裏邊伸出頭去痴笑了。

阿麗被人抬着快地離開了她的母親，抬着她的人似乎是跑着而是走着。

(註) *Mimio* 是小孩捉迷藏時，被捉的人在躲藏的地方向尋找的人招呼的一種聲音。

天津直隸書局敬以三事奉告諸公

辦辦的旨趣

敝局創辦之初。原為灌輸新智。補助教育。迄今有年。雖時移事異。而為社會服務。欲稍有裨益於我河北教育之初衷。未敢稍懈。以故貨物售價。均極低廉。非同專事牟利者可比。

美備的貨物

敝局書籍。新舊兼該。(舊指木板而言)文具儀器無不俱備。貨物之繁。直不勝類分。統而言之。乃全國出版界之總連合發售處也。諸公惠臨採購。必能應手如意。

忠實的主義

商業道德信用為先。敝局數十年來。所經。經自守者。即不敢以空言飾詞。淆惑觀聽。以爲過分之宣傳也。外埠諸公。幸勿。

附 錄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總章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

第二條 本會以團結同學精神共謀會務之發展及學藝之進步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

第三條 凡本院在院學生皆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本會以全體會員大會為最高之立法機關以執行委員會為最高行政機關

第三章 全體會員大會

第五條 全體會員大會每學期開常會一次於開學後一週內舉行之惟須有全體會員五分之

三出席始能開會執行委員會認為必要或全體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時得招集臨

附 錄

時大會

第六條 全體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 1 修改本會總章
- 2 議決本會一切進行事宜
- 3 議決本會預決算審查本會財政
- 4 受理請願事宜
- 5 裁決對於執行委員會之彈劾
- 6 選舉執行委員

第七條 全體會員大會由上屆執行委員會召集之（第一次成立大會由各學級代表會召集之）

第四章 執行委員會

第八條 執行委員會以執行委員九人組織之

第九條 執行委員由全體會員大會推選之凡本會會員皆有被選舉權

第十條 執行委員會之職權如左

- (一) 爲學生自治會對外總代表
- (二) 執行全體會員大會之議決案並陳述全體大會意見於學院當局
- (三) 提議於全體會員大會
- (四) 充任全體會員大會主席
- (五) 管理會內財政

第十一條 由各執行委員中互推選常務委員五人組織常務委員會代表執行委員會執行本

會議決各案處理日常會務

第十二條 常務委員會設總務、出版、學藝三部其組織及職權如下

(一) 總務部設部長一人副主任一人負責籌進會務平時對外爲本會代表並於常務委員會

開會時爲主席主任之下設三股如左

- 1 文書股設主任及幹事各一人掌理一切文書機要事宜及擬稿繕寫收發等事
- 2 交際股設主任及幹事各一人掌理對外交際接洽及招待來賓事項

附 錄

三

3 庶務股設主任及幹事各一人掌理一切銀錢出納及購買佈置等事

(二) 出版部設部長一人統籌全部事宜共設編輯及印行兩股如左

1 編輯股設主任一人幹事二人掌理一切編輯校對審查等事宜

2 印行股設主任及幹事各一人掌理校刊及其他刊物之出版發行事宜

(三) 學藝部設部長一人負全部籌畫進行之責其下設學術遊藝兩股如左

1 學術股設主任及幹事各一人掌理學術研究事宜

2 遊藝股設主任及幹事各一人掌理遊藝及運動等事宜

第十三條 總務、出版、學藝三部部長及副部長由常務委員中互選五人兼任各股主任及幹

事由常務委員會提交執行委員會於全體會員中聘請之

第十四條 各部人員得由部長酌量情形提交執行委員會隨時增減並於必要時提議變更組

織但不得與本總章抵觸

第十五條 執行委員會每週開例會一次必要時由主席召集臨時會議

第十六條 執行委員會之任期以一學期為限得連選連任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 本會會員每學期交納會費三角作為本會經費

第十八條 本會有特別用項時得由執行委員議決募集捐款或請求學院資助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 執行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條 本總章於全體會員大會開會時經出席會員三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及過半數之贊成得修改之

第二十一條 本總章由全體會員大會通過之日施行

編後

這一期的稿子，如較第一期為精審，當然這成績是要歸功於撰稿者。

朝華雖只出版了一期，却得了意外的成績。對於外界熱烈的賜稿，我們十分感謝；祇是因是篇幅關係，除盡量容納藉酬盛意外，其餘均已絡續寄還。至於承各界賜函交談，實在愧不敢當，容將我們努力的成績，作為答謝盛意而已。

因為來稿擁擠而篇幅反略縮小的緣故，甚多的佳作，都臨時抽出，如盧季韶先生譯的「英文詩中之戀愛觀」，覺生先生譯的「道德與自然——規範與法則」，與馮日昌先生作的「程朱陸王」格物致知「說之反動」，更有不少文藝的創作和翻譯，都不能排入，只好留在下次刊載。這對於熱心贊助的撰述者，覺得萬分抱歉的。

第三期的出版，必得延遲一些，這因為中間隔着一個寒假，最後，盼望各界對於本刊的批評和建議。